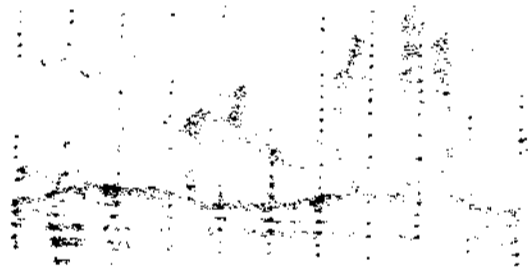


中央圖書館



贈閱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
五月二十日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詩 創 作 第 九 期

中 華 民 國 一 年 三 月 廿 五 日 出 版

低吟五章	綠原	3
花朵集	徐遲	9
長白山森林故事(謠歌)	楊禾	11
騎馬的夜及其他	孫藝秋	13
山野偶得	王晨牧	14
旅行者的詩章	洪逾	16
學詩五章	呂葵譯	15
普式庚——俄國文學的創立者(譯文)	I·盧波爾	
揚卡·庫巴拉(譯文)	E·馬索夫	
李葭譯	29	
抒情二章	羅岡	48
旅途中	戈茅	31
新的雷線桿·黃昏	蘇金傘	32
年青人的影子	黃爾嬰	33
詩論八題	呂亮耕	34
讀詩雜記	張煌	37
長詩	李雷	35
哀歌	周為	41
縹緲的構圖	樓棧	39
三篇	樓棧	39
島國的世紀夢	樓棧	39
孩子與駕駛員(譯詩)	Y·庫巴拉	
李葭譯	54	
榜中的雲(譯詩)	馬耶可夫	
林曉譯	55	
一封使編者受過的信(來件)	馬耶可夫	
林曉譯	55	

詩 創 作 社 發 行

桂林新橋北里二十號

社 長 李 文 鈞

編 輯 胡 危 鈞

陽 太 陽 舟

本期定價國幣二元

徵求基本定戶

每戶國幣十元

(因物價飛漲，無法訂立定閱價目，特設自由定戶三千位，款到後以寄足本刊滿十元價額時為止，多退少補。)

總 經 售 處

上海雜誌公司

桂林桂西路八號

重慶 昆明 金華

柳州 上海

三月印刷社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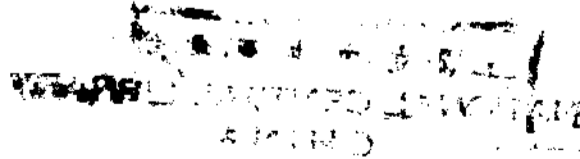
本刊稿酬

詩每行二角五分

文每千字十二元

(著譯一律)

(本刊文字不准轉載)



低吟 五章

S M

謠言

——懷念F先生

不相信
太陽發微，
不相信
謠言。

夜愈深

那一掛的大吠……
誰說不受驚擾的時候

鬼原是沒有的；
健康的睡眠不受驚擾
正直的人祇信賴日出。

不是鬼可怕，
是牠

叫牠那毒啊！

當懷念牽涉憤怒之時
憤怒使懷念生光
烈火使赤燭生光。

愈是被困陷於謠言的
愈是懷念得深的啊！

一九四一，一二，一六重慶

南 寄

——給F C

追求愈深痛苦也愈深啊！——
入海求珠

愈潛入深海之碧底
愈難於忍受被海底沉重如鐵的激盪
海藻底牽綽綽附的困憊和
鮫魚底襲噬之險。

痛苦

說是最大的自私啊！
但是我們不！

正像太陽沒有轉回已底影子。

就是可貴的真誠

總與的安慰也祇一絲。

正像初春時風

吹北冰洋寒舞的冰山。

一九四一，MILWAUKEE, WIS.

知 道

假使知道（沒潛透海底的近海）

我是幸福了；
誰不知道呢
我也幸福的（飛鳴的黃公和鷗鳥的纏繞與纏是
一點也不知道的）

知道。

可是又不知道啊！……
從山城底雲霧中看迷茫的日子
看見什麼又看不見什麼。

太陽

快出來啊，光之主！
讓像虎灼熱的光

作我底智慧與勇氣的眼睛！……

也讓我

目出一種溫柔而博大了無畏的勇氣。

也讓我更有足夠的明確的智慧

足夠的抵制憂傷之隱暗的友愛。（第一）

（第二）

南京圖書館藏

於是我便將這片兩個小的
和你一樣從這野蠻豔麗的羣珠之中湧升的
新的太陽啊……

寂寞

寂寞

月照樹影的行人道
聽自己清冷的緩步聲放入空曠的靜夜。

寂寞

座鐘和燭淚相對
鐘時間的輪軸緊張和鬆弛，彼此相間的滴瀝。

寂寞

蒙衣而臥而眼淚如水
聽心曠內熾熱的轟響在激盪。

寂寞

不是無風而開的夜之簾
不是沒有人影和蛙聲的池邊……

寂寞

不是痛苦於無人的荒廢之世
而是不能於——多人所成的人的沙漠。

寂寞

也不是出世之飄然而去的遺棄
即是對於人間的痛灼的夢。

寂寞

啊！
正因為他是一個遺憾不甘寂寞的人。

霧

在西藏高原底陰影裏

從秋天底開始——開始了霧季，
啊，霧啊！你在那裏？……

我又在那裏？——我既看不見遙遠的英仙座星
也看不見親切的自己底影子，

沒有了高大的天也沒有了開曠的地
沒有了晝也沒有了夜，……

我在那裏？在我底周圍祇是白茫茫的，祇是白
濛濛的，

你又在那裏？——這裏嗎？啊，霧啊！我也捉
摸不住你……

實假幻成影子

晨街的行人才像活鬼，
江流聲、汽笛聲、市場聲、鴉叫聲，還有咳嗽
聲走過來的，

一切都是白茫茫的，白濛濛的
一切都這樣不明不白啊！

菊花扭子已擺上市

又有青橘子和天竺炒法的熱栗子，
東面是青年劇團「北京人」連續上演的藝術廣告
西面是魯迅先生逝世第五週年紀念大會

各種各樣的紀念會，學國結婚和出喪行列

東瓜拉在豆棚裏的演說，
單薄的木片子和塗塗刷刷的石灰使炸光的舊市
又復活起來

商業繁榮為全國之冠——滿街陳列着香港皮鞋
，皇后胭脂，絨絨冬衣，……

滿座而掛牌的電影院木欄給「格啦！格啦！」
擠碎，每天一次

七、八家樂露奔為豬肉不夠賣而發愁，兩打純
，而歎氣

但是走出門來的人仍舊能够以滿嘴油膩含笑和
打呢，已經吃不下去

這——是餓不餓了的日子，
車子，車子，又是車子

脚和輪子的，輪子和脚的，是一大片的霧
啊！……

好大的霧！

暗中的嘉陵江和長江，無日無夜地低哭蕭
像從被刺的兩眼傾流的兩行苦淚，
四面青青的山彷彿——

有愚公移山而去。這說是君子暗避國積之嫌！
——累徵的堆積；

都是白茫茫的

都是白濛濛的
好大的霧啊！

我看不到我前面的五步之處
我看不見自己，看不見江和山
這霧不明不白的世界！

於是我想有江山何處之愁了，
——雖然我知道

到太陽出來霧一定散的，
而且那個就是——第二個的春天……

花朵集

綠原

在今夜

夜……
……太晚了呵
我們從落荒的河邊旅行回來
狂暴而蠻野
健康而情熱地
唱着自己底歌

四面八方
黑流汎溢而包圍……
我們以死亡的植物底屍骸燃起野火
乃能看到一望無涯的廣原呵
我們靜靜聆聽大地在寂寞地呼吸
由於人類不慣於苦痛的睡眠
沉落地從夢底波浪伸出手呵
而我們分明聽到而且看到
有人因被窒息而咳嗽
因被蹂躪而喘息

向遠方 向一切被統治於黑夜的幽谷
我們帶頭前進 我們廣播地鳴喚

——在今夜

請聽聽者從黑流底最深處醒來
暗風砂從山谷捲着夜底旗子吹來
我們將約定一次如同潮水一樣的聚會
而我 我將擁抱野火
借着那交流於夜岸邊的文字
喚愛情
織成詩篇

元月八日

夜底風景詩

那夜
聽說有五個詩人
飲宴於酋長底舞盤
酒盡時
每人獨自走訪夜野
回來，唱着歌……

(第一個詩人：)

麻木而昏眩的夜野

雲霧駐紮於遠處

鵝卵石點點漸漸搖落了

林子 遠遠地

風暴跡地滾過

谷溪悲壯地嗚咽

牧場的樹叢里

有鳥底啾啾哭喋喋傳來

我看見曠野呵

曠野在迷惑着

有精靈 誠地飛走

有殘菲者由世經過

有顆星跌落在路上

曠野是迷惑人的呵

×

狗吠沉悶地

響自高地的茅屋

鹿軍隊伍在

池沼與岩石底旁

悲劇

以其翅翼覆蓋頭頂
哭泣的孤狸
穿著山腰的寒霧……

x

卑怯地 喘息地
慄戰地 行脚者來了
沿著灌木林夾着的小路
他摸索着
摸索着地走着

風 旋掃着枝條
枝條向地面墮落
據說這是死亡者底脚步
誘惑在夜底廣場

夜底廣場

死魂靈在寂寞地遊行

x

回來囉，伙伴
從夜底那邊……

(第二個詩人：)

風吹着
雨打着

我將防風風的吹

河波拍打着波浪
波浪染黑了行脚者底衣襟

聽呀 那呼喚着的

漸漸衰弱而消滅了

暴風暴雨

鞭一般的拷打着遠方的馬匹呵

不幸的人

正行走在崩潰的岸邊……

x

冷落的村莊
有獵戶推開睡眼而醒
搖醒火把
向林子叮嚀走去
物 追趕走去……

荒涼呵

x

今夜
轉蓬隨着風暴而來
在雨中走着

漂泊在遼闊野里的旅客呀

林子是你底藏身處

——路是泥濘的呵

x

而歇止了

沒有水份的風
吹開了我底眼睛

然而 雲層又集合了呵

四面八方是愁苦而昏暗的

夜是粗暴的又是淒涼的

x

回來囉，伙伴
從夜底那邊……

(第三個詩人：)

風 旋響在山間

吹着蘆葦

吹着笛哨

雲隊凌亂地退卻

洩露着燃燒的星斗

殞星——死亡底象徵呵

閃爍在遠方的天邊

我乃看見

凋萎的羊齒植物

與跌落的檞樹和橡樹呵

是

像沙瓦一般的

穿起雪白的晨衣
 ×
 披掛
 披掛拖拉着給髮
 一個小女
 便頭坐在岸邊
 是等待着
 那灰帆下面的情人麼
 ×
 四野
 咕噥着虫鳴
 夜是寒冷的呵
 ×
 回來囉，伙伴
 從夜底那邊……
 （第四個詩人：）
 夜是平和而靜穆的
 播弄了繁星的夜呀
 月光
 洗着山頂
 洗着林梢
 我看見的
 是田畝里的碧實
 呵，你
 有着雪白的手
 和棕鬚的頭髮的
 是我們會長底女兒呀
 呵，小姐，今夜
 你底美麗
 像我底詩呀
 ×
 風，悄默地
 從窄谷吹來夜裏
 飄向高崗
 夜
 燃起了天邊的燈籠
 ×
 回來囉，伙伴
 夜是如此可愛……
 （第五個詩人：）
 夜暗淡了
 ×
 茅屋裏
 飄落了第一聲雞叫
 愁苦的女人
 燒着爐火
 劈折着柴枝
 爐戶已沉重地
 滿載而歸了
 ×
 呵，旋風仍在曠野滾響
 幽穴里有低弱的呻吟
 ——是那亡人底兵隊
 從天野操演回來
 ×
 夜在進行着
 夜在停留着
 夜在潰退着
 ×
 回來囉，伙伴
 從夜底那邊……
 （最後，是會長底歌：）
 聽你歌唱
 我也要看夜底風景
 夜蒼白了
 天邊將有光茫
 像牛乳一般的流出
 呵，這二天
 呵，這二天

我將演奏我底豎琴
唱着我底歌

「我底底會長呀
我底底王呀」

你們底戰場早已寂靜
你們底碑碣早已腐朽

你們底名字
已忘去你們底名字……」

x

燒帶燭呀
我留戀着夜底紅顏

請歌唱着歌唱
請舞蹈着舞蹈

請你告訴我
這土地

流傳着
什麼著名的故事

而這些故事
裏有着我們祖先底踪跡

x

我向東方
眺着 群則着夜呵

太陽照亮我們底天空呵
太陽照亮我們底人民呵

我將舞着馬
向花園走去

四二·元月

星的童話

——給白藍那孩子講的——

你愛星

我也愛星

我們

是用個愛星者

向藍天

向那藍得像海一樣的大花園呀

你看 再看一看呀

我正給我們愛着的星星

悄悄地在來了

彷彿我們園里的花朵

悄悄地又開了

它底光芒

已不是昨日的荒涼和寂寞……

是的

那些勞動的人民早夢了

請你

「一個愛星者呀這是我
和我」

笑着又笑着

笑着又笑着 在星底擁抱里……

是的

你愛星

我也是一個愛星者

x

多嘴的蘆葉

以池水梳洗着綠髮

該沒有狡猾的耳朵

躲藏在森林里吧

好 我底小同志

讓我向你

說一個秘密的童話

這童話是這樣秘密——

甚至那

第一顆從雲霞里跳躍而來的星星

還在靜靜的聆聽……

「不要笑

你笑了——我說像

一朵綻放在黎明里的

紅色的小花朵」

好 我底小同志

我將我所知道的傳來告訴你
我為什麼不都告訴你呢
有什麼
我能不能告訴你呢？

.....

那是一串落雪的日子
那是人類給囚在北風裏的日子
遠方在暴動悲劇裏.....
向遠方
一羣有如農夫一般勞苦的工人
以發鏽的鐵錘
修理着一條荒蕪的道路
彷彿從沒有人來跑過的道路
而那巨大的叫喊
解凍着日子底寒冷的痼疾.....

一天
雪花凍盡了
有人騎馬自遠方來
說那裏
不復是昔日的寒冷
說那裏
四季是春天
那路
已融解在山水的起伏里
已融解着莫斯科的行列
那路

——通向遠方的道路
蜿蜒地通向遠方
遠方呀——
四季是春天.....
.....

呵 我的小朋友——
這電話並沒有完結
這道路離我們還遠着哩

呵 我底小朋友——
像我這般孤獨的一個行吟者
也忍走上那條道路呀
雖然我永不為人所了解
我卻感激
那正給我們愛着的星星
星底光芒像燈籠

星底光芒指引着我們.....
在明天 我將是第一個——
迎送着太陽
吃着那
紅得使你底笑的蘋果呵

呵 我底小朋友——
走呀 星星更多了哩
晴星
愛我們

因為我們
是兩個愛星者

花朵

十二月歌作

有如黑夜底燈火一樣誘惑的花朵
有如風夜底銅鈴一樣憂慮的花朵
有轟笑的熱烈的花朵
有撒野的風暴的花朵
有等待着詩人歌唱的花朵
有等待着畫家描寫的花朵
有正在懷孕的花朵
有正在懷孕的花朵
有醉了的花朵
有瘋了的花朵

呵，有一些我說不出來的只知道是很好看
很好看的花朵呀
從遠遠遙遠的藍空飛來了
我聽 許是那些寂寞得發白的星星
悄悄地思凡了 悄悄地跌落了
在我們的曠野里開了呀
子子孫孫地開着呀
橫七豎八地開着呀
使我們底曠野
像少女有了情人

像母親有了孩子

像飛子有了頭

像乞丐有了金銀

從一塊貧瘠的茂盛野草的土地上

在今天 滿足地蓬勃地一些 那一些花朵呀

他們

都向新曠野跑來了

太陽換射光芒底手杖走來了

牛羊從曠場上躍躍地奔來了

引擎從工廠里粗魯地響來了

號角從那邊底那邊閃爍地吹來了

那個幾乎使我們討厭的愛笑的姑娘

又用眉眼向我撒嬌了

那個沒有牙齒的而又歡喜說話的老太婆

又將我抱在她底懷裏吻了

那一些愛花的同志們

都呼么喝大地的底底地向新曠野跑來了

來囉。都來囉……

像愛花底底什麼

像愛花朵底顏色

像愛花朵底聲音

像愛花朵底氣息

你愛花朵底什麼

……

來囉，都來囉……

不要咳嗽啦

不要伸手動腳啦

不要做不相宜

不要笑得像哭泣

愛花的人

都是知道怎樣愛花的呀

用嘴唇去吻花朵吧

用鼻子去嗅花朵吧

用眼去調戲花朵吧

用耳朵去聆聽花朵吧

用手去擁抱花朵吧

我要摘一隻最漂亮的花朵帶回去

……

啊啊 讓我們

也搖身而變成一種各樣的花兒

讓我們底曠野

是

花朵底國度呀

花朵底海呀

一封使編者受過的信

危舟先生大鑒：

日前得讀「詩創作」第七期翻譯專號，覺內容殊為充實，甚佩其等努力。

今有一點疑向先生作一聲明。該期第十五頁「日爾尼之賦」(西北譯)實係弟所翻譯，於八年前曾刊於上海「十日文學」附刊，(署名斯根)因有錯字，以後又在黃源先生主編之「譯文」月刊登過一次，(署名孟十遠)，此均可以查考者。譯品或有類同，但不會從頭至尾字字相同，而此詩有些字眼會稍用意譯，居然亦同，更覺可異。

西北先生與用弟之譯品，在弟可謂光榮，而在西北先生，或不合算，因該詩翻的亦不對，如有人出來指正，則西北先生豈不代人背了黑鍋，反弄得有冤無法訴了。

此詩在貴刊上亦有錯字，應改正如下
第四行應作：「但自由是更可愛的」，
第十一行應作：「同俄羅斯打仗他無心參加」，
第二十行應作：「有牠——天邊也近在眼」。

一首小詩，而且是販賣的，本算不得什麼，不過為了自己的版權及為西北先生洗刷(譯文不佳)，不得不略作申訴，尚希諒我苦衷。此函登刊於「詩創作」第八期，為荷。願頌
筆安！

孟十遠啓 二月二十五日

編者按：這事的發生，我在前一期，已承認過因自己讀書太少的緣故，頃接孟先生來函，愈加覺得受過了，故題之曰：「一封使編者受過的信」。這我是為丁西北先生的年青。

……

……

……

……

……

長白山森林的故事

徐遲

一 游唱詩人之歌

有一個人在森林裏走，
背上帶個青布的回球，
裏面祇放一點點乾柴，
還有破破爛爛的紙張。

知他幹什麼，東找西找？
小鳥歌唱，還要他釘槍。
倒說他祇要聽小調，
森林裏的人哈哈大笑。

有時從他的青布袋裏，
掏出了一枝竹筒的笛，
咕哩咕哩吹給我們聽，
倒聽得我們倍兒高興。

他還我們一起唱遊唱，
一起學快樂，一起學愁，
那還是不很久的事情，
這森林是一個處女林。

說這是吉林省的森林，

不如說森林的吉林省，
十丈高，五尺寬的胸圍，
裏有一枝回木不離灶，

沒有一枝枝樹不離葉，
都是中國城市的標幟，
我們都深愛這大森林，
只是漢奸對他沒愛情。

自從東洋倭子日本鬼，
在森林裏鋪上了鐵軌，
從此整天的伐木丁丁，
火車從朝鮮開到吉林。

森林坐上了火車搬家，
漸漸消滅，漸漸不像話，
森林裏的人不是流亡，
就似奴隸，拴鞭子起轉。

有一天，就是那個東找
西找，找小調的人回到
長白山，東也找，西也尋，
找來尋去，尋不到森林。

在不懷好的荒山上走，
他有一付沉痛的歌喉，
他唱長白山森林故事，
森林死了，故事沒有死。

他從東北歌唱到西南，
森林故事聽得人人愛，
聽完人人都覺得悲哀，
東北失地，那年收回來！

二 野豬的歌

一個打獵的，森林裏走，
屁股後面跟了幾條狗，
腰裏掛了一柄長寶劍，
還有一尊洋鎗，掛在肩。

有一隻野豬森林裏走，
啊呀，你看他的皮多厚，
牠今年夏天裏搽過油，
搽了油的滑溜的滑溜。

牠把松樹油脂搽一身，
然後在沙地上面打滾，
擦油打滾，滾過又擦油，
頑皮頑皮，皮玩得厚厚。

打獵的心一跳心一動，
可是肚裏明白腦子懂，
孤獨的野豬你也不能打，
牠拚起命來誰也都怕。

因為打野豬好大規模，
要一個領隊要一面鑼，
大夥兒在林子東頭守，
領一隊銅鑼跑到西頭。

西頭忽然的大吵大鬧，
野豬聽見就往東頭跑，
跑得快的野豬先出現，
美麗的印跡，值得賞鑑。

這時候還是不開槍，
嚇了牠們，大夥兒招秧，
嚇到林子去東竄西奔，

效果不獨如此，

一羣野豬中，打中幾頭，
把其他的嚇跑了就停。
孤獨的豬，不打牠更妙，
牠說牠睡也睡他睡。

還有一羣洋砲，掛在肩，
腰裏掛了一柄長寶劍，
屁股後頭跟了幾隻狗，
森林裏獵人又朝前走。

三 老虎的歌

冬天裏森林披上白雪，
凍得老虎腳底心流血，
梅花爪的腳印雪堆踩，
紅心子的梅花雪堆開。

打獵的，在雪森林裏走，
忽聽到老虎一聲大吼，
他想趕快躲開躲不了，
冤家路狹面對面。

打死它便罷了獵人閉槍！
打不死！一個箭，彈王文，
老虎撲到他門上來，
連身帶箭，一下閃開。

老虎就自願的走了，
牠只要抓一下就停了，
老虎是森林裏的君子，
他一輩子祇性交一次。

據說他生殖器上有刺，
母大蟲可不用得憂死，
上了當再也不會性交，
森林裏，君子越來越少。

一個獵人在森林裏走，
屁股後頭跟了幾隻狗，
腰裏掛了一柄長寶劍，
還有一羣洋砲，掛在肩。

四 狗熊的歌

他今天走路走得很遠，
賣花松的黃花香得甜，
嗅着，嗅着，忽然一陣臭，
原來前面有一只野獸。

一隻熊，靜靜睡在那裏，
使他想起了熊的冬眠，
那熊東有熊兒做冬天，
那兒美又可笑又可憐。

大森林裏許多空心裡，
一家子熊都搬進去住，
最大的熊睡在最下層，
最厚的皮給牠小外甥。

冬天樹木上都掛了冰，
牠們一個個睡在頭頂，
疊羅漢似的熊的寶塔，
一個層一個層層的壓。

下了大雪，吃不到東西，
就撥着自已的腳來吃，
可是又不能吃只能抵，
抵着抵着就過了新年。

等牠們鑽出了空心樹，
熊掌熊肉像水磨豆腐，
正是春回大地的時候，
歌聲了，走路都不會走。

於是春天裏狗熊跳舞，
跌來倒去，滑稽的舞姿，
大熊還教小熊學走路，
背着小熊爬上了高樹。

牠把小熊朝地下一推，
小熊在空中翻了跟斗，
小熊跌得痛得真受罪，
小熊跌得痛得真受罪。

大熊在樹上哈哈大笑，
那個打獵的步步不防，
隱隱的熊露出那白齒，
他手上的一把刀尖尖，
刺進熊肚子上的白齒。

他知道熊不是好惹的，
果然牠站起來斜斜的，
鬍子已經挖在外面了，
牠用手撥一撥，掃一掃，
又把鬍子放回肚子去，
再把牠的前掌高舉起，
狗和狗熊，刀子和獵人，
混亂在一起，人獸不分。

詩集

連訊

藍衣著
定價一元四角
象山出版社
上海聯誼公司經售

支着頭想：

想起了，

那年秋季，

我們練習射擊的

那一帶河岸：

九月的山柿不整不影地

紅了，

綠林掛滿。

想起了，

蓮荷節，

你——

怕是正濕了槍枝，

逆着露水，

偷渡敵人的小河。

八月裏，

你就出征了；

我敢說，

你什麼都帶去了，

只除了這沉重的別離。

你走，

你沒說句柔和的話。

第二年，

又是秋天了：

柳絮在柳條裏，

雲的燕漸漸高飛。

朋友啊，

我幼年的同伴啊，

那一天，

我們能回到故土，

把槍手，

散步，

在嫩滑甘饴的田壟。

我們的歌聲，

又載上那一艇小舟，

噢，那一天？

朋友，

我一想起了

你，和祖國，

我的心狂跳；

我的希望並沒有發冷，

該有這麼一天呀，

我和你，

坐在那一條

我們打過水漂的灣巴上，

談起我們的勝利；

我們的眼睛

眯眯地笑開。

寫給蘭

你忘掉我好久了，

那天。

我捧着來信，

酸楚的眼睛，

讀不完你一行。

我又回到了童年；

那一溜烟跑到河壩，

偷偷地撒謊。

是的，

朋友呀，

你講到了祖國；

你是真正地了解了，

這被人欺壓的國度。

你還記得啊，

那一幢草房，

藤蘿纏着的窗戶。

我們刷燈，

灑香。

你抬起秀髮的眉毛，

既望着我，

我們的愛情，

晚溪一樣

豐富地搖動。

我們的心，

藤蘿一般青。

好久，

沒有人和我談到以往了。

我的回憶是低徊的，

停在清河旁

我們同聲唱着的日子裏。

而我，

也怎麼會忘記了

你，自由的讚美者；

你是和我一同在農村

哭大的孩子。

那時節，

稻子熟了，

在橘黃醉人的風裏，

我迷昏着，

我隨脚亂走；

我的回憶是明亮的，

它映着那條柔泥的草徑，

通到細柳，

和水溪的地方。

那裏，

青石橋上，

會癡心地站着

喜愛日出的美更的我們……

我們是愛惜

今日的戰鬥，

毫無羞恥地，我們說：

啊，我是一名青年的兵。

這些日子是珍貴的，

珍貴的是我們的苦痛。

山野偶得

慕蘭

一、寄K。

雖然寒冷，
依然想念風雪。
雖然在戰鬥中，
依然有愛情。……

二、蜀葵

夢裏折下一枝蜀葵花，
大葉上題滿了往日。
像波浪，我撲着流水，
向着太陽與未來，
向前奔。……
而蜀葵花，
有太多的心，
我的死只有一次。

三、星星菊

從異域來的，
我是一個疲倦的伴侶。
在麻鞋下，
我踐踏了星星菊。
我永遠珍重別人的心。

在你的懷裏，
每天早晨，
都噴一滴露水的淚
灌溉你生命的枝葉。

忘記了生育你的是泥土，
亦忘記了愛情與我。
雖然有溫暖的花房，
難道沒有凋殘的一天？

四、野杜鵑

給熱情的夏日結合，
你幸福的雙頰是臨紅的。
但在風雨來時，
失去了戰鬥的力！

風暴揮灑着大地，
誰來留意你哀哀的哭泣呢？
原野會因你的風情，
裝點過地的濃艷。
大地又要你的屍骸，
帶她冬日的寒衣。

五、芭蕉

每夜我都聽見你
銀鈴般細碎的聲音。
沒有青春沒有花朵，
纔把愛情播在心裏。

你會給愛情做過奴隸，
在葉上題滿相思。
但如今我給你寫上戰爭，
你的愛情乃送給了戰士。

六、地錦

粗魯的，原野的風，
用多情的拂拭掃過草地。
鋪地錦，你羞紅的臉色，
是爲了江水

給你唱那支熱情的小夜曲嗎？
爲了大地的愛，
你比別人都幸福！
爭自由的人在你身傍走過，
他們的旗幟與血流

七、馬蹄蘭

和食的枝葉一樣的鮮紅。
廣大的路是遙遠的。
而素白的情感，
畫上一剪折枝蘭。

路上走過千百輛
載重的馬車。
車上的紅燈，
在黑暗夜色裏搖盪。
在山野裏
用芳香向我招手！
馬蹄蘭，引誘着
山川的，祖國的
赤子一體的愛情！

家鄉有馬蹄蘭。
這裏有馬蹄蘭。
山那邊亦有的嗎？
車架般的長滿了中國的山野啊！

把在外來的
心送給我！
我將永遠的，
響在我的胸前
飽滿的胸膛上。

慕蘭，三十年尾。

旅行者的詩章

王晨牧

一、證件

一個蓄得很久久的旅行計劃我決定了。
而我的朋友從我的面前走來：

「我的朋友，你沒有錢
給你一張差假證好嗎？」
「我需要的！」

我的旅行將要更快樂！……

於是我在候車室裏等待着。
而有錢的人都把車票買了，
那個交證我的證件的人
還沒有來；
我等待着，有些煩厭。
我又怕火車開定……

那個查證我的證件的人來了。
他接過我的證件看了一看，
然後，他氣忿地
把印章沉重的蓋在我的證件上：
「不合規定，
請來買票。」

我掏出我的預作零用的錢的三分之二，
我買得了一張硬硬的藍色鈔票。
我到火車上找到一個座位
然後，我舒出一口氣……

二、我傾好手旅行

我為何傾好手旅行呢？

而在這些——我的眼前的日子
像在籠子裏一樣，
陰晦的，而且失去了快樂；
而我也像被囚禁一樣
我的生命的青春與理想，
都徒然而焦灼地凋謝……

于是我想起了美麗而迷曠的遠方。

鴉鳥要從籠裏飛出去，
我也要去找我的自由的樂園。

我拋棄這些日子，
我拋棄以往的一切，
而且我拋棄我的高情

國過去……

我知道
這方並不只有快樂
而沒有困苦。

——不是亞當

那上帝會給你安排一個伊甸？
而我在自由的天地里
我願以自己的勞力
去換得快樂！

美麗而迷曠的遠方
我企求而嚮往呵！

三、旅店

從遠處來的旅人，
對於都市是如此陌生而茫然，
而夜已是如此深如此黑。

「歇一個旅店吧，度度這個夜，
明天再說……」
我是如此思索着，
如身徘徊在一條無路可尋的路上。

我看見

一個標着紅色的六字的市招。
哦，這里就是一座大飯店呀！
我走了進去，於是，我把
袋里最後的四塊錢交給信宿。

於是一間清潔的房子
就歸我所有了。

我歡歡地躺在牀上，
我是愉快而且不安的。

因為我從沒有住過這樣好的房子。
我打量着上面的天花板
和四周的牆壁：

雪白的，而且印上藍色的花朵，
而懸掛在桌子的上空的電燈
更散放着明亮的光輝……。

我是走入另一個世界
或者在鋪陳一個美麗的夢境嗎？
不然，在我的世界里

我還不應該有這樣的好運來到……

明天我會安定吧？

不，不，對於這塵世的城池
豈是我會打算停留的！

四、遠方的描畫

把讀下來的描畫

用鼓沙來完成他。

從險峻到險峻，

從高原到高原，

炙熱的高原地帶的路

像一條烤紅的鐵的帶子……

我到了遠方了。

這里是一幅圖畫在展開着，

高聳的烟囪和一片錐形的屋頂

交織着美麗的線條，

而烟囪吐出的濃煙的黑暗

總是在這里的愉快的工作着

吐着對舊時代的詛咒的憤恨。

快樂與勝利的光彩浮遊在這里……

這里的工人之羣

他們在向我招着鐵錘的手：

「同志，來吧，投到我們的隊伍來，

為了戰爭，為了人類的理想的階段，

我們以工作

來捏死那些

世界的暴徒。變時者與徒弱者……」

我聽到這里的機器的嗚聲。

沒有停止的，一刻都在發出。

「軋，軋，軋……」又是「突，突，突……」的。

像在唱着未來世界頌歌。

啓示那偉大的鐵錘

與永久的幸福！

我投到遠方。

我投到魅惑的遠方。

一九四二年八月號

本社爲五年來全國新詩出版

物展覽會徵集展覽品啓事

從我們發出消息以後，承各地相識不相識的朋友們，源源寄來當地各種鉛印，油印之出版物，不下數百種，除正在編目鑒別展出外，謹此先表謝意。惟尚有許多遠地出版的書刊，一時不及搜羅完備，故祇得將展覽開幕日期改在四月下旬起連續三天了。我們希望在這籌備期間內能收到更多的展覽品！尤其是敵後的。朋友們，請幫助這一工作的完成吧，請割愛你們珍貴的書刊出版物以暫借或捐給大會的方便吧，我們期望着。（請參閱本刊第七期另一廣告）

學詩五章

洪道

一、頌

——爲了太平洋上反侵略戰爭的

爆發

以軍艦抵抗風濤呵
以浪潮壓伏浪濤呵
教破爛舊海軍的平和的頌的
永遠沾不上花葉芬芳的土地

從天空把它擊落平地
從海面把它打沉海底

隨彈它的第一顆子彈掠過藍天
使海笑，風唱，土地上的樹林歡躍

皮膚黑的，白的，黃的，統統紅血
因爲天有一片藍，海有一片碧
好生保護這和平的保護色

天更是晴朗，綠的樹林更蔥鬱
雲霧收進迷網，響亮了汽笛

到海那邊打戰，讓這邊來歡慶

二、告

——有消息說法西斯海軍軍隊從

東歐狼狽地潰退下來

算你，黑裏的，換得青藍天
撤下謊言的黑網總難遮住明眼
會凍紅鼻子的季節還未到來
怎說寒冷已經給你帶來激變

來時渡海草，去時渡海草的據點
你會後悔，不該誇海口冒這風險
從來吃人的筵席沒有不被拆散
悵惘的心情湧上你無表情的臉

縱然你憤便殺害和欺騙
可不！還要看家本領著人討厭
再拍這十七八個險計，你還說子
會是這神奇的生命線

爲人類安排可怕的惡夢的
逼你踏進這死亡的门限

三、寄

——迎接一九四二年的新年，寫

給前線X隊的同志們

別兒女情長的還有點元心愛
該受「批判」的冷它快些見開
再補上百倍的辛苦，千倍熱力
好把未來的美好早點兒迎來

別嘆咕這喜新厭舊的心腸裏
光陰像水流，幾會見流水發呆
太陽從白天的黑暗裏再現（1）
地球在轉嘛，轉向新生代

真心靈腳下的路程好遠遠
用戰鬥的心情 莽和嘈雜的苦辛
向血沙的山刺吃勝利的行進（2）

他草從迎風飄起連綿的巨浪
 家聲絕，用力划呵，同船受同心
 金星亮了嗎？快駛近世紀的黎明（3）

註：（1）今年九月裏有一次太陽全食，這是四百年來難以看見的奇象。

（2）演劇X隊的同志們用伴宿大湖南的幾次會戰做背景，編製「勝」進行曲」一齣戲，今年四月間開始，帶到湘鄂一帶前線去演出，一共走了七八個月光景。

（3）據報上說，十一月的某一天，昆明上空有一顆金星出現，它異常特別明亮，天文家的推測，明年三月還會再現。

四、贊

——X從前方捎來他將要結婚的消息，用這個短東西去參加他們的好日子

戰爭的火焰的顏色是藍藍的

彷彿花邊燭吐着紅的雲綵
 在火燒得通明的時候抓住了愛

愛給道理的歌手以無邪的啓示
 這獨唱的歌聲，合唱從新開始
 有哈使的心跳，他的脈搏
 是生活，便有哭，笑，安定，和隱忍

擁抱有溫暖，四條臂膀互相感應
 你庇護她，她庇護你，人生要戰鬥
 愛自由的兒女們原只有一顆心
 一顆心痛癢，關連着四十個指頭

拿這雨淋化在工作的興奮裏
 面對面的沉默，心向心的期待
 那對勝利的遠景往近處展開

五、慰

——有一年熱季，在離火線不遠的大路旁，看見一個住家的茅棚，那家老百姓自動的把

它變成茶粥站，專門招待來往的士兵。一支煙光景，聽他說了下面一些話：

「到茅棚這邊來坐坐，喝一碗米湯
 您這位掛了彩的兄弟，該歇會涼
 對，這飯路通遠方，您好心的營養」

「歇一會兒再走吧，老鄉。您喝湯
 看您走得够累的了，還背一支槍
 這些天凌波說見過陣仗，別忙」

「勞駕，您往那邊擠擠，讓寬點地方
 給這位同志歇歇腿，也上好戰場
 風够寒的，茶碗板發都不像樣
 這點孝敬的意思，——嘿，那兒說得上」

「趁熱的動手，您呀！弄不要銀洋
 靠您的汗血保住這塊地，守住糧
 要不？那有茶米，還喝什麼湯？別煩——
 回頭把破茅棚修補好，讓您遮陽」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

自由定戶匯款時，請逕寄本社，切勿寫編輯部某人收等字樣，以免延誤！

普式庚——俄國文學的創立者

I. 盧波羅
呂·莫·羅

——原標題為「普式庚的偉大」，編者按。

普式庚創造了俄國的文學語言，他是現代俄國文學的創立者，他使人類因為他的不朽的著作而更豐富。

普式庚的名字不僅僅和文學聯繫着，而且也和整個的俄國文化聯繫着，這文化是偉大的俄羅斯人民在與粗鄙的自然界相鬥爭中，在與形成俄國歷史的，粗鄙性并不稍減的，那些社會關係的圖相鬥爭中建立起來的。

拜林斯基論到「葉夫蓋尼·奧涅金」，以為是一部民族性的作品，因為它代表「一部俄國生活的百科全書」。在今天，我們可以這麼說，普式庚的全部作品合起來是一部民族生活與民族意識的藝術的百科全書。

雖然普式庚的時代早就過去了，可是他的作品權威的活着；而且，在一個人能稱為永生的意義上——在後代的記憶中，普式庚仍然繼續活着。

普式庚是他那個時代的孩子，那是一個殘酷，專制，農奴制度的時代。那是「遊歷的暴君」重力山大第一和巴爾金尼古拉（註一）的時代，那個時代，用一位普式庚同時代人底公正的觀察來說，真是一「說話就有危險，緘默也能惹禍」。

在教會的學術後園之外研究哲學是不許可的，不許可的理由很簡單，因為按照官方的理論，「哲學的好處並沒有證明，而它很可能產生有害的結果」。於是總下的只有文學和藝術的領域。雖然檢查官阻礙它的進步，又在憲兵隊不斷的監視之下，可是這一時期的悲痛的壓迫階級的文學，仍然是民族意識首先獲得藝術表現的領域，這一過程中主要的任務是普式庚的天才擔任起來的。普式庚在一八一三年會

經過寫述他自己，這是一點都不錯的：

我是一個孤獨的自由底播種者，

在我昇起之前，我就早早地離開了住所，用清涼的沒有沾得過的手，我撒播新生的種子，在寂靜的田園中間。

俄羅斯的民族意識在反抗對農奴專制政治的鬥爭中得到了它的表現；在反抗資本家和地主專制的鬥爭中集中了它的力量。

普式庚的時代使他面對着兩個基本的政治問題：對於專制政治和農奴制度應該怎麼辦。普式庚以他的政治的直觀把握住了這些問題的真實的意義，並且在他的作品裏指出了正確的解答。

普式庚夢想着——簡直不僅是夢想，而且是深信着——總有一天會來到的，那時候，專制政治消滅了，於是這時，他的名字就要被記憶起來。在一八一八年給卡阿達葉夫（註二）的詩裏，他寫道：

同志，相信吧：幸福的星將要驅進我們的上空，

這幸福的表徵呵！

俄羅斯將要從長夢中蘇醒；

在那崩解了的專制政治的廢墟上，

也將要深深地銘刻上我們的姓名。

普式庚繪畫了一幅驚人的農奴制度下的鄉村的圖畫；

不顧那些眼淚和悲嘆，

以毀滅人們為天命的

野蠻的地主老爺們，用殘酷的專橫的條規，

用鞭子和棒條，敲碎了

農民的勞力、財產和時間。

俯首在別人所有的學上，
換過體態，形容枯槁的奴隸。

步趨他的沒有一點慈悲心的地主的田園。

在這裏，所有的人都拖着他們的悲慘的軀走向自己的坟墓，

一動的希望和温情都在他們胸中窒息死去。

在這裏，妙齡的姑娘們成長，開花，

只爲了鐵石心腸的惡棍的放縱。

不論在普式庚一生的各時期中，他的藝術有過什麼不同的改變——他總是把專制政治和農奴制度看做他所要搏鬥的敵人。他的死也是當他向它們搏鬥的時候所召致的。

普式庚是那些有革命思想的貴族的「光榮的一輩」中的一員。這輩貴族對於專制政治和農奴制度作過無比地搏鬥，他是至二月黨人的歌者，一個遠時的先覺者，這許可能能以超越他的時代和階級。

在學代方面說來，他是屬於他生活的那個時代的；可是在精神方面說來，他是屬於未來的。他曾經說他自己，「我是一個未來的時代的公民」。實在的，他是他那時代一切矛盾的詩的焦點，常常他自己都是矛盾的。可是，有一種堅定的趨向貫穿着這一切矛盾的，那是一種和我們的時代和我們自己相通的線索。

普式庚反對專制政治，敵對農奴制度，他也敵對當時的那些中產階級的俗物。他沒有能看見革命的智識階級的出現，也沒有能看見革命階級階級的編起。

假如他能活著，看到了革命的勞動階級，那末他就會怎樣呢——來作這樣的態度是毫無意義的。對於我們，只要知道他在他那個時代是怎樣的一個人，因爲那些地方他才被奉爲詩人的，這就夠了。

那個時代的政治上的叛徒，那些有革命傾向的貴族，正如伊里奇關切地指出來的，「距離人民還得無幾」。可是詩人普式庚是和人民最近的，因爲他是被他的人民創造出來的。

民族意識的擴張以及爲擴張民族意識而進行的鬥爭，這是俄國人

民的鬥爭的反映，應當先表明了詩人的個性和個人的人的意識的一體性的確證。

就是當他年輕的時候，普式庚都沒有和那一「個僅僅爲了他們自己而渴望自由」的人們有過什麼交往。他的人的尊嚴的意識，並不是個人的主觀的感觸，而是整個的人民，整個的民族底人的尊嚴的意識。他把他看做是一種本質上應該珍重的事物，這意識並不是病態的個人主義的表現，而是他對他的每一個同胞都具有的個性的看法。

普式庚式的人的尊嚴的意識，這種普式庚式的人道主義，在以前的俄國文學裏是沒有人知道的，就是在現在，雖然它或者還沒有得到充分的評價，然而在歷史的透視中看來，它還具有極大的重要性。

西歐的民族都經歷過普式庚所謂的中古時代和文藝復興這些歷史上著名的時期。正如恩格斯的公正的評述，文藝復興期的那些巨人，不論怎麼說，他們都不是褊狹的布爾喬亞。他們以他們自己的，躍動着生命力的，合乎人情的，活生生的人的理想反抗中世紀的理想——那些聖人和苦行者。他們以人的個性本身和個人尊嚴的自高，反對淹沒了人的個性的天主教的教會法規。他們以生氣蓬勃的自然和人的生活經驗，反對死去的學問的學術。他們以活生的現實主義反對成了俗套的教會藝術。這個指示封建意識形態崩解的過程，十五至十七世紀中在歐洲開始，到普式庚的時候正達到它的峯頂。我們把這個時期和許多光輝的姓名結合在一起：意大利的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註三）；法國的拉拜萊，莫里哀，伏爾泰爾（註四）；英國的莎士比亞，拜倫；德國的萊辛，歌德，席勒，海涅。但是，歐洲經歷這個過程，費了有四個世紀之久。

在法國，伏爾泰爾之前是通俗的詩體故事，是拉拜萊和蒙且（註五）。我們在普式庚之前是我們的民間故事，我們的羅摩奴拉夫和拉吉希樂夫（註六）。可是，歐洲經歷四百年之久方才走完的道路，我們在幾十年間就走完了，而普式庚僅僅只用了二十年的功夫。實在的，以普式庚對自然的愛好，以他對於人，人的個性，人的尊嚴的敏感

的變遷，以普式庚的人道主義和現實主義，在他身上正存在於我們文學上的文藝復興。普式庚在從他創作活動的二十年間記上了歐洲的文學，並且使俄國文學成爲世界文學的一部分。

普式庚是我們的伏爾泰爾，我們的莎士比亞，我們的歌德。因爲普式庚吸收了世界文學，爲它而生活爲它而受苦，並且創造了通地的俄國文學，成爲世界文學獨立的一枝。他是一個世界的詩人。

這個詩人，他現在以他的智慧的眼睛注視着我們，我們感覺到這種注視而且覺得光榮。我們對他說：「你的話，」

「在那兒，在墳墓門口四周

讓年青的生命自由地歡笑吧！，

是虛曠了，在最後大的俄國詩人的墳墓旁邊，年青的快樂的蘇維埃生命在歡笑着。」

二

我們想簡短地追溯一下詩人底創作道路，這是和詩人的政治生活密切地聯繫着的。雖然，普式庚的文學作品決不是他的政治活動的副產物，然而普式庚總歸是政府的一個相當重要的政治問題，這並不是因的。正如他自己所說，「每一個講自由的字，每一篇憲法的文章，都寫在他的身上。要是不然，沙皇政府不會使他在二十歲起，直到他死爲止，再三的遭受政治流放，而且把他置在憲兵的經常的監視之下。」

普式庚的青年時期和青年時期當着一個猛烈的反動時期。

當亞力山大第一執政之初的自由約翻悔了之後，這正預告着奴制度壓迫的加緊。

一八一二年拿破崙戰敗了，並且因此崩潰了，在這一戰，俄羅斯專制政治和農奴制度的國家，放逐了歐洲的憲兵。國內的阿拉克曼夫（註七）的政府用全力進行反動。

農奴制度的加劇不僅引起了農民的叛亂，也在貴族之中引起了

革命運動，特別是那些在軍隊裏的貴族，他們參加過反機專權的鬥爭，到外國參觀過。這個革命運動採取秘密政治結社的方式，結果就在一八二五年十二月的叛亂。

當然，形成普式庚青年時代的政初印象的，以及可謂是爲未來創作活動基礎的，並不是這些政治的事件。他要稍後一點，在中學裏方感到這些事件的激盪。未來的詩人底創作靈感的第一個泉源是他從他的乳母阿里娜·羅秋歌奴吉娜（Арина Родионова）那裏聽來的民間故事，和他父親圖書館裏的那些法文書籍。

當他開始能獨立讀書的時候，年青的普式庚便喜讀法國抒情詩底阿爾克里翁（註八）風的發散。巴爾尼，格萊賽，格萊爾，拉·豐且（註九），是這個智慧年間的孩童的心愛的作家。這是養育了這位未來的詩人的想像的食糧，當他是個十五歲的孩子時候，他寫到這想道：「想像，只有你才是我的救星！」

普式庚的詩的未來很明顯的是在那個時候奠定的。

很自然的，普式庚中學時期是備做着作詩人的時期；並且這也是很自然的，這個時期的法國文學起初充佔了他乳母的民間故事的上風。

作爲快樂的倉庫和同流合污的愛情，友誼，酒，這還染了中學生的普式庚所寫的詩。至于新的趨向在他的作品裏出現，這是稍後的事。

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的思想，那是當時革命的資產階級的理想，都有了哲學上的明確的概念和意義。反抗暴君和宗教的狂熱的鬥爭，包含着反抗專制政治和封建制度的政府的鬥爭，反抗宗教意識和教會的鬥爭。就有反抗奴隸制度和徧私的鬥爭也含有同樣的意義。自由，平等和法律的的要求就代表着這些鬥爭的理想，這些要求是從人類社會最進步階級的「天賦人權」得來的直接的推論。中學裏的一個年青的俄國庫尼青（Кунин）宣傳這些思想，因爲它們的自由主義和革命意識，于是打動了普式庚。

普式庚的抒情詩中底俄國的叛亂的色影，因爲他和他卡河地產夫納

受往，和沙皇村長澤中其餘的思想家們的交往關係加強了。他們總覺得這個澤中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普式庚，或一個專制、強和農奴制度的強烈的政治反對者。

這些色彩在他的「自由的歌頌」裏達到了純正的革命性的高度。「自由的歌頌」表現出了天賦人權的革命傳統底所有的基本思想：伏爾泰和宗教狂，抗議農奴制度，要求自由和立憲政府。

「自由的歌頌」(一八一七)是十八世紀法國革命思想影響普式庚達到最高點的產物，同時，這些思想具體地用在專制制度的俄國身上的過程也開始成熟了，這在一八一九年寫的「鄉村」裏明顯地具現了出來。

一直到這時候，俄國文學家從不知道這種政治性的詩的樣式的。這種樣式之于普式庚，無論如何，並不是他的發展底基本路線中的偶然的東西，反而正相反的詩的發展的一個新生的萌芽。

這種發展是「斯拉夫文字的詩學」的文學鬥爭，由「阿爾扎瑪斯」(註十)到十二月黨人運動有關係的「綠燈社」(註十一)，這個變化是十分顯著的。

在這個時候，普式庚受了悲劇的然而夾着憤怒的「鄉村」，又寫了婦人的「騎士郎和盧德一拉」，在「騎士郎和盧德一拉」裏，他探索「往日的專制，遠古的過去的專制」並且，確信着自己，也和舊詩的傳統決裂了。

顯然的，普式庚是不能過為沙皇的憲法的注意了；在一八二〇年，普式庚被「放逐到南俄。從那個時候起，一直到他臨死，詩人都在意識的監禁之下。

在過去，處于沙皇的文學史家們，總力辯詩人寄寓南方是非常有益的。在南方，他不是看見了克里米亞，高加索，海，南方的天空嗎？我們倒要問這些文學史家們，難道普式庚不做一個流放的政治犯，就不能看到這些自然的榮華。

普式庚在流放中的詩歌和詩人沒有脫離的精神階段，反而更使它堅強

起來。在流放中他寫了「高加索的囚徒」，「巴爾特沙皇的囚徒」，開始了「塞夫尼奧」與「亞拉」，學了「古卜西人」，他繼承了那時的經歷有時使人們懷疑那作品中的主人翁的經歷，但是，要把這個時期的普式庚看做只是一切拜倫的俄國學生，這是不可以重想的事。在這些年裏，普式庚已經攝取了他那時代的學識，聽上了歐洲文學，假如某些俄國景色和俄國社會的特點在他心裏喚起某種拜倫的對象和聯想，這是大可不必驚異的。

這是在普式庚所寫的「拜倫風格的詩」的主人翁身上可以看見詩人自己，這個說法更無根據了。那個「高加索的囚徒」，「普式庚」和「塞夫尼奧」，也應歸于這類的「自然的友人」。他早就「消滅了這類的真像」，而充實了「悲哀的同情」。阿萊柯(註十二)的「自由」，却只是為了他自己，所以當高加索去動他寫阿萊柯而「塞夫尼奧」的時候，普式庚就回他的味道。「最好是把他寫成塞夫尼奧」文官或許是一個地主」；這決不是無意義的。

普式庚在事實上，他自己也這麼說，是一個「魯莽和虛假報復的塞夫尼奧的犧牲者」；而且他從不能寫他自己的遭遇：「沒有那塞夫尼奧的，我愛之，我是一個愛煩惱而難的人」。但是，他的希望，他的欣喜，在這時期，在下面這句話裏切實地表現了出來：「他走不進去我們將要在快樂中歡笑，我們將從一個個的塞夫尼奧中共享幸福」；「同時也在他拜訪卡曼加(Kamanka)的十二月黨的朋友們這件事裏表現了出來。

普式庚的文學的情感在流放南方的時期反而更加強了。這原因，對於政府，這流放似乎還嫌不夠；于是在七八二四年，我們看到詩人從一個新的更孤寂的，鄉下的流放地寫給雅羅夫(Yazykov)...

「愚者的命運說弄我。我長期地一無庇護地流浪着，暴君高貴在什麼地方播弄我，我就得流浪到什麼地方。離着了之後，我不知道將在什麼地方醒來。無論什麼時候都被追逐着，我是一個流浪者，在無

過我的受着極格的時日。」

普式庚積極主張以通俗的人生經歷為根底的文學，在他被迫寄寓南方的時候就已經很明顯了，在米哈伊羅夫斯基村，這主張就在他的研究和作品裏具體地表現了出來，這表現在「葉夫雷尼·奧涅金」的後寫的幾章裏面，在「普里斯，戈杜諾夫」裏面。在文學這方面，這個過程含有「確證拜倫和繼承「我們的父親莎士比亞」的系統的意義，這在詩人的創作發展中是一個自然的合乎邏輯的階段，這階段是由他以前全部創作上的探索所決定的。

一八二五年十二月的叛亂被平定之後，普式庚在一個朝臣的護送之下到莫斯科去見尼古拉一世，想和這位皇帝討論他的將來。論起力量來，無疑的是不平等的，普式庚勢必要和這個皇帝妥協才行。不過，普式庚的讓步決不是什麼原則上的讓步，普式庚依然始終忠實地懷着對十二月黨人的紀念，他僅僅只作戰術上的讓步罷了。

轉變了自由，無窮盡的壓制，公開的責備監視，他的一切作品必經沙皇和憲兵的檢查；一八二七年有名的控告他的政治控訴案，是拿「安德萊·席尼葉」(註十三)裏的一段做藉口的，一八二九年又有拿「卡甫列阿達」(Gavriada)做藉口的第一次控訴——這是整個的看守，偵察，困擾詩人的制度——把這一切都記住在心裏，我們才曉得他寫在「預感」(一八二八年)裏和「安德萊·席尼葉」控訴案有關的那幾行詩。

暴風雨又再度集會起來

沉鬱地圍在我的四周；

心曠神怡的命運再一次地

以可怕的天禍在蒸騰我。

除去在專制政府的掌握之下受種種壓迫而外，詩人還常常和那些文學上的俗物們在詩壇的尊嚴相爭辯，像「福石林，格萊爾以及其他類似的在政府前而搖尾乞食而面行的文人。

普式庚的這種時期已經漸漸到了世界文學的頂點。到了這種新

地悟知人的心和人的身底深遠的地步；這使他能在一八三〇——一八三五年間，以完美的形象來描寫俄國人民底無比對人的酷愛自由精神。在這些年裏，普式庚完成了不朽的「葉夫雷尼·奧涅金」，寫出了「莎士比亞會聚稱是他自己的作品的「貪婪的武士」；又寫了「庫札爾特和塞列里」，這是一部描寫才能和技藝，天才和犯罪，罪惡和罪惡的嫉妬等問題的傑作，詩作「石頭客人」描寫一個一心擊退臨死不懼的人；「瘟疫期中的宴會」以在戰爭中的踴躍的歡樂以及戰鬥中的狂喜，就可以作為不朽的保證。

在同一個時期中他寫了「貝爾之故事集」(註十四)這集裏面包括有令人傷心的「驛站站長」的故事；準備下了「鄂魯西諾村的歷史」的草稿，這篇作品後來啓發了偉大的諷刺作家希柴德林；又寫了一首故事，在這些故事裏他肯定地表現出他對牧師和國王見解。

在「青銅騎士」裏，普式庚用完美的手法處理了人，民族，國家的命運的問題。「就只剩下你了！」「你，看看吧！」「葉夫雷尼圖刺青銅馬上的形像的話，這是震響着的個人權利的宣言。

普式庚愈來愈注意那些和人民，和人民的或大或小的希望與行動有聯帶關係的形象。在「杜布羅夫斯基」裏的俄國阿爾希普，魯森羅自若的犧牲了可憐的錢財，可是也正是他，冒着性命危險從俄國逃出的屋頂上救下了一隻貓，毫無如何比一個人所想像的小人物要複雜多；我們看見一個無心聽命自由的俄國人——一個偉大的人產生於他的化身。普式庚不但是在「隊長的女兒」裏描寫俄國一個不下階級森林女皇助人的大人物，就是在「普卡喬夫叛亂史」(雖然有它不傳不有動官蘇文章的話)裏，也是這樣。他描寫於是一個比俄國更使人敬畏的人物。一個有動官蘇民一都歸附普卡喬夫，而反叛他志「喀山的女樞主」；雖然他不是一隻大貓，不過僅是一隻幼貓，「俄國這次劫仍是一個預言」。

普式庚使專制的封建的政府感到很不安，這使他是專制去盡不可的，那些專制與專制的官員們親自去尋求來做這件事，他們是普式

廣受到不可忍受的痛苦，一切從他苦惱的轉明的方法都用來對付他；後來他們找到了一個個的冒險者來替這件——於是偉大的俄羅斯時人普式庚就永遠了。

三

謀害了普式庚，從俄國人民那裏奪了他的屍骸，用檢查的束縛使他的作品和俄國人民隔離，這都是沙皇政府的權力所能做到的；但是沙皇政府並不能從俄國人民那裏奪去普式庚的語言和普式庚的文學，因為普式庚的語言變成了俄國的文學語言，而普式庚所創始的新文學，發展成了現時的俄國文學。

語言是一個民族的最重要的財產之一。但是語言是一種歷史的遺物：它是隨時代而變化，發展的。在一個民族底文化的崇拜堂（Pantheon）裏，有一個永久的地位是保留給那些以通俗的語言為本源來寫作作品的天才們的，他們自然地廣闊地充實發展這個語言，毫不顧及任何人的造作的方案。文學語言史上的全部分期的命名都是由這些天才們帶來的。如意大利的但丁和彼特拉克，法國的拉拜萊，蒙且，拉辛（註十五）德國的歌德和席勒，俄國的羅曼奴梭夫和普式庚。

普式庚深感到橫隔在當代的俄國語言和俄國人民底「思想與情感的樣式」之間的鴻溝，他認為人民底「思想與情感的樣式」是民族性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對於普式庚，充實發展俄國語言是一件深合他的心意的事業，一件重要的社會的政治的事業。普式庚在一八二二年寫道：「愛俄國的，祇有的像羅曼奴梭夫和派斯季爾那樣的革命思想家，正像愛俄國語言的，只有作家一樣。在這幾種俄國以及這類的俄國語言上，必需完成一切要做的工作。」普式庚無疑地拿創造新文藝語言和政治革命來比較，他把這兩種工作都看做是愛自己的國家和人民的表現。

「我們還沒有文學，沒有書，」普式庚在一八二四年寫道，「從童年時代起，我們就從外國書裏獲得我們所有的知識和觀念，我們已

覺得除了用外國語言來思想了，現代科學運動要求表現上的種種重疊的東西，這是那些不能再以想像與調和底美的遊戲為滿足的思想家們底食糧，俱是科學，政治，哲學，在俄國並沒有過開發；我們還沒有純正的哲學上的語言。我們的散文是這樣的粗劣，所以我們甚至子不得不在這通的通信裏創新的詞藻來解釋最普通的「思想」。和這幅可悲的圖畫有聯帶的關係的是這件事實：「讀書界受着束縛，」普式庚沒有被看做是一種通俗的必要的事物，因為根本就沒有公論」（普式庚說的是公論）。

普式庚給他的文學前輩們都以應得的名位——羅曼奴梭夫，卡拉姆金（註十六）茹利夫斯基（註十七）雖然如此，然而我們不能不分清普式庚和他的語言與他們的語言之間的區別。

卡拉姆金，作為一個藝術文學的作家，是追隨法國作家的。他和已經成了古體的羅曼奴梭夫的語言決裂了之後，就採取了法國文學和法國語言的方向。他的語言是文學的語言，但不是文學「界」，文學沙龍，「書房」文學的語言，一種屬於少數人為少數人的語言，會客室的語言，普式庚帶着諷刺嘲笑這種語言，這種語言是使遠離人民的，同時使文學成為人民所不能接近的事物。茹利夫斯基是為少數人寫作的，雖然他有他的不同的地方，並且富有詩的情緒。他的詩集題名叫「珍玩集」，這不是無因的。

普式庚着手運用種種的「土語」，塑造出了純正的民族的語言。他沿着兩條不同的線索對俄國語言作了一番深切的研究，使他自已對人民文學底古代的不朽名著中的語言種種種類的樣式，對當代

的口語，都很熟知。我們知道，不僅當普式庚是個孩子的時候，就是後來當他是個成年人的時候，當他流放在米哈伊羅夫斯村的時候，都非常重視他的乳母阿里那，羅拔歐奴甫那的故事；他常常到鄉場和街市上去，聽的是要聽聽「民間是怎樣說俄文的」；當他在奧倫堡（Orsk）和布爾吉（Burg）的時候，他打聽過那裏的民歌和民間傳說。普式庚

在一八三〇年寫道：「阿爾菲里（註十八）用常常到弗羅倫斯的街市去的方法，了意大利文。有時候去聽聽那些材料的做餅的人說話，對我們一定是很有益的。他們的語法驚人的正確而且通地。」

可是，從這里決不能推論說，文學的語言非是口語的複雜的複製品不可。詩人在一八三六年，在他逝世的一年寫道：「寫的語言是不斷的被那些由談話中得來的，句充實起來的。但是一個人不應該就此放棄了許多世紀來的收穫。單是應用口語寫作，這表明了那個人不讀他的語言。」

這就是什麼道理，我們在普式庚的詩裏所見的有同樣的特別的文學字彙，有常用字，也有古俄文的因素。但是這一切綜合成了一種「普式庚的語言」。這種「普式庚的」的語言，既悅耳，而且富於表現力和音樂性。

在古老的語言，通，傳古語，文雅的文學字彙相結合而產生的魅力裏，正存在着普式庚底詩的祕密。他「慢慢地呼這種祕密叫做「風致」，並且簡短地寫道：「真正的風致決不在於不加思索地拋棄一個特別的字，或者是變化詞藻，而是在於一種相稱的連切的語言。」

四

單是語言並不能構成文學。普式庚責難那些「注重字的外表更過於注重意思——這才是字的真正的生命——的作家們」。字的本身是死的，意思才給與它以生命。看到了「法國人對今天這聲嘶力竭地用「鋪」這個字的勇氣，而說「葉」（註十九）以他自己用「母牛」這兩個字為驕傲」。普式庚喊道：「願命于這些浮動的不足道的批評家的文學是該受責難的。如果詩人們被責了以爭勝風致上的偏見為榮，不論他們有什麼的成就，他們的命運是可憐的。在這裏有一種更高的果敢，當創見有了廣闊的想像的時候，就敢於發明，敢於創造——這是莎士比亞，但丁，普爾頓的果敢，歌德在「浮士德」裏，莫里哀

在「達爾杜夫」（一八二七年）裏的果敢。「思想！」普式庚在另外一段裏寫道：「這是一一個偉大的字，假如在思想裏看不到人的莊嚴，在這個字裏就有人的莊嚴！」

偉大的文學不僅僅要求藝術的語言，而且也要求內容。一個詩人或是一個散文作家所用的字，不能比他們所要表達的思想更深奧或者更美麗。文學的形象必需是用適當的字表達出來的思想。這是普式庚在他的藝術創作活動中自始至終地堅持地維持的美學體系的一個基礎。一切他對語言和文學的其他的要求都是從這個基礎出發的，這些要求引導着他獲得了形式上內容上的現實主義，創造了新的文學。

普式庚在開始寫「樸素的散文」之前，在一八二二年寫道：「精確而深遠的散文的主要的成就」。散文要求思想，更美的思想，沒有思想，燦爛的辭句是毫無用處的；詩是另外一回事。然而，就是在詩裏，我們的詩人們如果有一個更可觀的思想的倉庫，經常的保存着它，這一定是很有益的。」

當普式庚堅持簡潔明快的語言的必要的時候，他強調地說這決不是思想的貧乏。他擁護語言的單純而反對思想的貧乏。語言的簡單和空無內容的修飾，還在任何情形下，結果只能產生頹詩。普式庚的意思在下面的一段文字裏漸漸地表達了出來：「不加修飾的詩的魅力我們仍然不能理解，甚至於在散文裏，我們還在追求這種神祕的裝飾品，我們仍然還不能欣賞剪裁掉了老套的詩詞的裝飾品的詩，我們不僅沒有提高詩的風格到高尚的純粹的地步，而且還在企圖把浮華給與散文。」（一八二八年）。因此，對於詩，語言的單純也是藝術成就的最高規範。

取消浮華，取消外表上的成了老套的裝飾品，這同單純與簡潔，這是與詩的真摯相聯繫的：「在一個詩人，真摯是一種非常寶貴的品質」。普式庚這樣寫着。

對於一個稍知文學史的人，以普式庚這樣的觀點，不論是古典主義或者是浪漫主義，那在他幼年的時候被吸引過的流派，都不能使他

滿意，這是他明瞭的事。他在童年時代經過這些流派，在他的初期作品中相當的受了它們的影響，但是當他快要成熟的時候，他毫不惋惜地拋棄了它們。

普式庚反對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底抽象的定義。他以為正如同十七世紀十八世紀所理解的那樣，一篇夢想，所帶有的「德國觀念論」的特性的作品，可能屬於「古典樣式」的，反過來說，一篇在形式上稱為古典的作品，可能仍然具有「浪漫派的矯揉造作」的特點。

同樣，在詩裏也沒有唯一的支配一切的樣式。詩人在一八二三年寫道：「在現在，反對詩是頂時髦的，正如同在從前人們對短歌大肆嘲笑一樣」。這不是一個詩的樣式與種類的問題，也不是一個外表上詩的形式與趨向的問題。主要的是詩決不能是矯揉造作的，胆怯的，灰色的。詩人在他的「波里斯·戈杜諾夫」序言的草稿裏寫道：「我必須承認，在文學上我是一個懷疑者（不說別的吧），文學上所有的派派對於我都是一樣的，每一個宗派有它好的一方面，也有它壞的一方面。難道應該讓格律和形式來束縛文學的自覺嗎？」

那麼，什麼「普式庚底文學的自覺的談話呢？」

他達到「古代古典作品的正確和完成，以及那些古典作品的模仿者底灰色的千篇一律的作品」；在普式庚的意見，以為時間，地點，和行動的一致的規律是藝術發展中的成了俗套的人為的障礙。他特別猛烈反對「風俗的一致——這個法國悲劇的第四個條規」，按照這個條規，一切的人物，不管他們在社會裏佔的是什麼位置，都得說上流社會的語言，一種一律的「白稱爲文」的語言。他也同樣強有力地反對假古典的劇詩，因為它的「向國王和英雄們卑躬屈節的諛媚的作風」。

在通俗的意義上這是「國產派的浪漫主義」也是一個範圍，詩人很快地離開了這範圍。當他是一個十七歲的青年的時候，已經經歷了「悲劇的戰歌」，「不獨的野野的黑暗」和「和聲的日子分手」的階段，已經歌頌過「寂寞的月亮」，寫他的悲哀而單調的聲音

「，『早開的希望之花』，就悲悼過『因為受苦而枯萎了的生命』；在一八一七年，我們看到他曾經這樣說過，『一個輕浮的老人是和一個嚴厲的少年同樣可笑的』。

普式庚在「古卜西人」裏的阿萊珂，「高加索的囚徒」的描寫裏，以及在整個他的文學方法的體系裏，都捨棄了拜崙的浪漫主義。普式庚在一八二七年寫着，「拜崙所想像的所愛的僅僅只是一種人物……拜崙用一種片面的觀點來看世界和人性，接着他轉身離開了它們，沉溺進他自己裏面去了。」

為俄國文學尋覓一條另外的新道路，這是絕對必要的，普式庚在現實主義中，在人民的藝術作品中找到了這條道路。

普式庚在「波里斯·戈杜諾夫」序言的草稿裏寫道，「感到藝術的鑑賞力需要別的，需要那些更熱烈的情感，這要在新的通俗詩底混沌的然而沸騰着的泉源中去尋找的。」這使普式庚把「我們的父親莎士比亞的體系」當做一個文學的模範。莎士比亞底「廣闊的人物的描寫」，「不加雕琢的單純的刻畫，以及他的對愛人民的感情」，使普式庚向莎士比亞走去了。普式庚曾經寫道，「莎士比亞的戲劇的通俗的規則，並不是拉辛底悲劇的宮廷的派頭，而是適合於我們的舞台的。」

一篇悲劇中的人物應當是活的人，有愛情也有罪惡。這就是普式庚的「食裝的武士」中的人物。

普式庚以為藝術的真並不在於用老套的模範或者是偏重某一方面，而是在於「逼真」。逼真「不在於嚴格的力求服裝，顏色，時間，地點的符號」，而是「在於熱情的真，在於感情和思想的環境的逼真」，在於人物的逼真。——這是多麼接近恩格斯的描寫「典型的環境中的典型的人物」的解釋，這是很使人驚異的。

普式庚說到「波里斯·戈杜諾夫」說這是「不獨的寫作和謹慎的研究的果實」。普式庚其實很可以說他的那些所謂的「小戲劇」，和它的小說，故事，都是這

種果實。「寫作引起思想，而靈感是思想對印象與生活的感受，對意象以及意向的解明。」這道靈感結果成了「波里斯·戈杜科夫」，並且，在事實上，寫成了普式庚的全部著作。

普式庚向作家要求「哲學，客觀，憑又家所具有的政治家的想法，敏慧，活生的想像力，沒有偏袒自己所贊成的思想的傾向，自由」，所有的這些特點都是他自己藝術創作底典型的特質。

普式庚的看法，藝術的目的，偉大的藝術的整個的意義是在於「個人和民族，人的命運，民族的命運」，像這樣，實在的，那又怎麼能不向作家要求這些特質呢？

普式庚的創作活動底這些基本原則，這種普式庚的現實主義，這種普式庚的藝術，形成了現代俄國文學的基礎。當普式庚擷取了俄國民間傳說和世界文學所有的成就之後，他成了現代俄國文學的巨擘，從這棵樹生長出了萊蒙陀夫，果戈里，涅克拉梭夫，希柴德林，托爾斯泰，桑斯陀葉夫，柴霍甫，高爾基。

五

歷史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最後終於解決了長期爭執關於俄國生活的命運的鬥爭。這位民族詩人，他的作品代表一部俄羅斯生活的百科全書，他在歷史的法庭上出現是理所當然的——換句話說：當那些爭執者提出了對於俄國生活的未來的要求的時候，他們也要求俄國的藝術的百科全書，普式庚的創作遺產。這是一定如此的：普式庚的遺產是和俄國的命運密切地聯結着的，俄國的命運在十九世紀是佔據了俄國社會思想，俄國哲學，俄國文學的中心的位置。

爭執普式庚的遺產的訴訟是在西歐派和大斯拉夫派之間開始的，這個爭執在一八八〇年——當莫斯科的普式庚紀念禮舉行揭幕典禮的時候，十分明顯地表現了出來。

關於這個典禮，屠格涅夫和桑斯陀葉夫都發表了演說，這兩篇演說終於在今天還值得我們加以注意。這兩位作家都是強調拜林

斯基的，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追隨年青的果戈里的：他們都承認普式庚是第一個俄國民族詩人，是俄國文學語言的創製者。但是屠格涅夫和桑斯陀葉夫斯基是從不同的基本原則出發的，所以也達到了不同的結論。

在屠格涅夫看來，普式庚的藝術是代表俄國民族的本質精神的具象。這種精神，正如任何民族的精神一樣，包含兩種因素——客觀性和自我表現性。照屠格涅夫的看法，這種俄國的，也就是普式庚的精神，具有二元性的特質：「它的客觀性是二元性的——它容受自己的生活，也容受其他的西方民族的生活，連着它的一切財富，有時連連着它的苦果，它的自我表現性是參差不齊的，強烈的，有時是天才的自我表現，這也是二元性的：它必需和外來的種種紛擾鬥爭，並且和自己的種種矛盾鬥爭」。

屠格涅夫說：「我們不能同意那些斷言俄國文學語言，是和其健康的風習一起由平民而來的意見。」屠格涅夫預先就看到了反對的異議：「假如一個詩人在他的作品裏總不以他自己的人民為意，在人民之中看不見他的主要的對象，他永遠不會成為他們的詩人。人民，平民們永不會去讀他。」

但是這並沒有困惱屠格涅夫，他繼續發揮他的基本觀念：「實在的，先生們，作品為我們所叫做的「平民」的人們閱讀的偉大的詩人在什麼地方呢？德國平民不讀歌德，法國平民不讀莫里哀，甚至於美國平民也不讀莎士比亞。他們讀他們的民族所關顧，一切的藝術都是生活昇進理想的高潮。那些站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水準上的人們，是在這個水準之下的。」

結論是很明顯的：民族和人民不是一回事，民族高於人民，民族是人民的峯巒，民族是屬於人民的事物。創作是自由的，創作的工作必需不受人民的限制，人民是一個沈溺在普通的日常生活中有惰性的羣衆。人民不讀歌德，莫里哀，莎士比亞，普式庚，因為藝術的水準，藝術的理想，對人民是不可達到的。這十分自然的，正當

過去是如此，未來也將如此。在實際上，這正是那些自由黨人布爾喬亞和地主們的觀點，他們認為普式庚是他們的，並且想他們將領導人民，領導大眾，領導全俄羅斯，沿着西方文化的道路，就是在布爾喬亞資本主義的道路走去。至於在將來人民也不會讀普式庚，這是不用管它的——哪，在西方人民是不讀莫里哀，歌德和莎士比亞的。

吳斯陀葉夫斯看到了屠格涅夫的「民族」和人民的分離。他稱它叫做「社會與人民的分離」。他認為社會把它自己的地位放在人民之上，這是非常不正常的。他以為普式庚在「吉卜西人」裏描寫阿萊珂，在「棄天書尼·奧涅金」裏，首先指出了這種病症。按照吳斯陀葉夫斯基的說法，普式庚指示過，這種病症的救藥是人民的真理底生氣充盈的泉源；普式庚的藝術的特質是它「有俄羅斯的美，這種美是自由人民的精神得來的。屠格涅夫所叫做客受性的，吳斯陀葉夫斯基叫做世界的感受性，它的美點是廣泛的協調性。這種中庸的協調是「俄羅斯人民的真理」，達到這個真理的第一步是在謙卑：「謙卑你自己，願做的人，謙卑你在一切謙卑的人前面的驕傲。取得克服自己的勝利，仰制你自己，你就將自由了，這種自由的程度是你從來不敢想像的。」

吳斯陀葉夫斯基的結論也是很明白的：社會和人民不是一回事，社會把它自己的地位放在人民之上。這是不自然的，不正常的；過去是如此，但是它不能再如此繼續下去了。人民是有負責任的人，這真理以謙卑見長；謙卑和廣泛的協調是人民的真理。一個人必需接受這種真理，於是抑制自己，讓與自己，這是尋獲自由。

在實際上，這是那些反對的「人民的要求」的觀點，他們斷言普式庚是他們的，他們要領導人民，領導大眾，領導整個的俄國，沿着他們自己的一條原來的道路，就是資產階級和富農階級的道路走去。至於平民階級和以前一階級的負責，這是不用管它的——「作爲一個奴隸的監督，是啞哀哀的，在我們這貧窮的大地上悲慘地呻吟。」

屠格涅夫和吳斯陀葉夫斯基的結論是出發點不同

，可是他們的距離並不太遠。一個是否認「健康的風習」會從「普通人民」產生出來，另外一則認爲社會主義是一種病症，在俄國人民的精神裏是不能允許它有合法地位的。

代替在現實的社會關係中尋找真實的自由，爲真實的自由工作，屠格涅夫在藝術創作中尋找自由；而吳斯陀葉夫斯基在人的內心世界中尋找它。他們讓社會生活照舊是那樣下去，但是，他們兩個人實在共有的重要的一點就是他們都歷史地犯了錯誤。

在一八八〇年，當紀念沙皇舉行掃墓禮的時候，普式庚的遺囑繼承人是當時人底唯一合法的繼承人不在場的時候發生的。俄國命運的爭論是在唯一的歷史裁判官的背後爭辯的。自由問題的討論是當解放運動的領導力量沒有出現的時候進行的。在那些自己想像着自己是研究俄國人民精神的專家的爭論者們之中，沒有一個是知道俄國人民的。一種，以爲俄國人民的精神存在於永遠的客受性和情性，另外一種人，以爲存在於——謙卑和忍耐的長處，可是實際上俄國人民的天性正相反，是受自由而且革命的。偉大的俄國詩人普式庚在他那時候就把這種天性表現出來了。想想他所描寫的祖波卡香夫（註二十）的靈魂的人物就很好說明：俄國的農奴，在工廠裏做工的農民，哥薩克人，薩爾人，巴希吉爾人，卡爾梅克人，最後，作爲一個總結：「所有的平民都藉教習卡香夫，牧師希望他好，錢事和官吏雖然爲數不多，也整個的站在平民這一邊……只有貴族們公開擁護政府」。這種，那些運氣不佳的人民精神導師們是打錯算盤了。

集中了力量的勞動階級對俄國人民的真理的理解，比他們深切得多，因爲這是它自己的精神。這種精神在長期而艱苦的反抗資本家地主階級的鬥爭中教育它，鍛鍊它，喚醒勞動大眾反抗他們永久的敵人，並且在反抗地主資本家富農的最後的鬥爭中領導他們。

二十多年以前，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寄生蟲的統治永遠推翻了，不可分解的兄弟關係的結連結起了所有的自由的蘇聯的人民。

俄國的結，很顯然的，是普式庚的遺囑下來的。雖然有屠格涅夫

勞動者被為整個的人民爭取到了自由。雖然有奧斯陀葉夫斯基。人民在社會主義中找到了內心的以及外表的自由。在以前，人民大眾被剝奪了一切在文化世界中的地位，甚至於得不到最基本的教育方面的便利，沒有達到普式庚的門路，也不讀他；可是現在，在新大林堡法時代，我們找着了他們的偉大的詩人，這詩人永遠是他們的。

在蘇聯，沒有一個工廠，沒有一支軍隊，沒有一所學校，不在標着普式庚的話語，而且沒有一個巨大的聲音一樣，在每個人的口中迴響着。

奧斯陀葉夫斯基說過：「我們的貧窮而無秩序的國家」，將要「或者，最後終於換到一個新世界」，將要指出「一條路來，為了使羅斯神中的歐洲的條件」。這一切是普式庚底謙卑的容留底藝術天才中固有的思想。是的，我們的國家已經換出了普式庚世界的那個新字，它現在正為歐洲底藝術找出一條路來，但是它並不是奧斯陀葉夫斯基的「貧窮而無秩序的」國家，而是儘力和精神都充滿着活力的，充足的，豐盛的蘇聯。它指出來的道路，並不在奧斯陀葉夫斯基的基督教裏，也不在他的虔誠的「要謙卑啊！」的教訓裏，而是在新大林堡法裏，在這歡呼裏：「要驕傲，驕傲，勞動者，要知道你自己的尊嚴。」

在我們文學的黎明期，偉大的普式庚告訴了我們這個人的驕傲，這種人的尊嚴的意識。而現在，偉大的新大林堡法給我們榮耀和勇敢，社會主義勞動底先榮和英勇，在這裏面正存在着所有的我們人的驕傲，所有的我們人的尊嚴。

(註一)原註：沙皇尼古拉第一的總統，意思是棍子尼古拉。

(註二)卡阿羅葉夫(Chadaev)普式庚的好友，一個有革命思想的人，對普式庚的思想影響很大。

(註三)特拉克(Trakhaev)普式庚的好友，一個有革命思想的人，對普式庚的思想影響很大。

薩爾丘(Giovanni Boonocio, 1313—1375)，意大利作家，名著為「日談」(Decameron)。

(註四)拉拜萊(Francois Rabelais, 1490—1553)，法國諷刺作家。

莫里哀(Moliere, 1622—1773)法國戲劇家。

(註五)蒙日(Michel de Montaigne, 1533—1582)，法國散文作家。

(註六)羅蒙奴梭夫(M.V. Lomonosov, 1711—1765)，拉吉希

榮夫(A. N. Radishches, 1749—1802)，俄國作家。

(註七)阿拉克萊夫(A. A. Arakcheev, 1739—1831)，伯爵，俄國軍人政治家，獲得俄皇亞力山大第一的寵信。

(註八)阿那克里翁(Anacreon, 563?—478 B.C.)，希臘抒情詩人。

(註九)格萊賽(Sau Baptiste Louis Gresset, 1701—1777)，法國詩人。

拉·豐日(Gean De La Fontaine, 1621—1695)，法國寓言詩作家。

(註十)阿爾札瑪斯(Arzamas)，十九世紀初俄國進步份子所組織的一個文學團體，主張改革俄國文學語言，反對官方的文學團體的主張；普式庚中學畢業後，正式參加這個團體。

(註十一)綠燈社(The Green Lamp)，「阿爾札瑪斯」瓦解後，普式庚又參加綠燈社，這是十二月黨人組織的一個文學團體，常常討論政治的與俄國的新生。

(註十二)阿萊列(Alolo)，普式庚的詩作「吉十四人」中的主人翁。

(註十三)安德萊·解尼萊(Andre Chénier, 1762—1794)，解尼萊在法國大革命時代，因為謀叛王朝，被下在獄中，普式庚復讀過他。

(註十四)「貝爾金故事集」，普式庚用貝爾金的假名發表的小說集，裏面有九篇小說：驛站站長，櫻桃文，射擊，風雲，那魯西諾村的歷史，笑動得沙里，棺材匠，杜布羅夫斯基，鐘形的皇后。

(註十五)拉辛(Gean Baptiste Racin 1639—1699)，法國悲劇作家。

(註十六)卡拉姆金(N. M. Karamzin, 1766—1826)，俄國歷史家，批評家，作家。

(註十七)茹珂夫斯基(U. A. Zhukovskiy, 1793—1852)，俄國詩人。

(註十八)阿爾菲里(Vittorio Alfieri, 1749—1803)，意大利劇作家。

(註十九)戴維萊(Jacques Delille, 1738—1813)，法國詩人。

(註二十)普卡喬夫(Pushchov, 一十七七二年到一七七六年間俄國農民叛變的領袖。

俄國農民叛變的領袖。

揚卡·庫巴拉

E·馬索夫作
李·戴譯

是高爾基將白俄羅斯詩人庫巴拉 (Yanka Kupala) 介紹給俄羅斯的讀者。一九一一年高爾基讀了庫巴拉的「誰經過森林和池沼走到那星」，頗受感動，他將這詩譯成了俄文，並附以介紹白俄羅斯文學的短文而發表了。於是詩人的作品陸續被白魯索夫和別的俄國詩人翻譯了。

庫巴拉的名字現在是為人熟知的，他的詩讀已譯成了幾種語言的文字。他的美妙的詩中的緊實內容和民間文字的聰明的運用造成了庫巴拉是蘇聯最通俗的一個詩人的地位。

白俄羅斯是帝俄時代最落後，最受壓迫的一個區域，每幾有成千的人死於疾病與饑饉，抄眼與熱病。白俄羅斯人所受的民族壓迫，最明顯的是表現禁止報紙出版上。

白俄羅斯寫出的詩篇是與一九〇五年的革命相聯的，革命喚醒了白俄羅斯人民的創造力。就是在這個時期，現代白俄羅斯詩歌與語言之一種庫巴拉出現了。

揚卡·庫巴拉 (Yan Dzhukovich Litsevich) 的姓名，於一八八二年生於明斯克省維亞查卡村。父親是農夫，到處在墾殖。因此，這位未來的詩人才熟悉了白俄羅斯貧苦農民的生活與語言。庫巴拉給地主耕種了許多年。一九〇二年父親死後，他才在一個鹽場找到了職業。

「有一個時期」，庫巴拉於一九一〇年在他的自傳里寫道，「我的父親希望我送到中學讀書，但是這祇是一個夢境而已。我貧窮迫使我離開別樣的東西——在地主的田地上去讀勞動的悲慘的書籍，用木犁和鐮刀寫下我淒慘的史詩。」

這位自學的貧苦農民，既受過初級教育，從沒有機會使他繼續教育上的接觸，一直到一九〇九年，他博得了詩人的榮譽的時機。他在聖彼得堡請私人教授，他求得得閒並不是為了給那班執事者服務，像許多詩人一樣，而是為了使維新 (Musa) 更好地為農民服務，從農民中選出詩人庫巴拉開始他的文學生涯了。庫巴拉的詩篇不僅描繪了白俄羅斯農民的生活與苦痛，而且還表現了社會正義的勝利與苦痛的信心。

歌唱吧，不要疑慮光輝的未來，
黎明並不遙遠了。

經過了人類悲哀的激瀾
真理將凱旋而出了。

讓我們永遠不會使我們屈服，
雖然我們的鮮血浸潤了我們的家地，
我們終會勝利的。

我們終會勝利的。

一九〇八年庫巴拉出版了第一本詩集，那是一九〇五年到一九〇八年所寫的詩的選集，也可以說是檢索過的詩選。庫巴拉這一時期的作品是密切地與革命相關的。

從他們詩人的口中，被剝削和被損害的人民，他們被迫變成「嬰兒」，發出了要求幸福，要求人格獨立的呼聲。「祇能相信力量，因為祇有力才能打破香痛的枷鎖！」

等待富人的慈悲是無用的，乞求是無用的，人民應該擔任他生的權利——庫巴拉如地用當時這種詩歌模糊形式，勸導人民。甚至有些批評家認為這是一「祇呻吟」苦命的詩歌，呻吟白俄羅斯農民的悲慘的貧窮的可泣的故事的詩歌，在革命時代，那時歌好做憤慨地反抗社會與民族壓迫的響音，好像是鬥爭的號召。

庫巴拉向人民的堅牢的聯繫不僅表現在他的詩歌的旨趣里，也表現在他的特殊的詩歌的形式上。白俄羅斯方言與民間文學的纏綿的庫巴拉，將民間的形式，節奏和韻律介紹到他的詩歌中。他對詩歌的要求是自然的抒情主義，真摯和聰敏的現實主義。

一九〇五年以後的革命的諸年，當時有許多人都退縮到自已民族的角落去，這却到庫巴拉的作品發生了顯明的影響。在一九〇九年出版的第二部詩集里，他正當當時流行的悲觀情緒。

隨着白俄羅斯共和國的誕生，庫巴拉的作品也展開了新的一頁。在白俄羅斯經濟與文化突飛猛進的發展的初期諸年，昔日荒涼而貧窮的白俄羅斯變成了豐饒而肥沃的土地，這激發了詩人，並且將新生命傾注在他的作品中了。

昔日的村莊，村莊的「沉默的土丘」，「引火的黑烟」，都成了舊物了。詩人在沙皇時代所「想消滅」的土地，詩人時常表示她望的幸福的土地，到底出於了。歡歌輕舞的日子來臨了。

庫巴拉會寫了許多關於「豐饒場和耕的人民」的日常生活詩篇。

在「賓客」中，詩人告訴了我們，豐饒場的民衆怎樣去拜望他——有老年人，隊長，博乳母和牧羊者。賓客們身給他們，蜂蜜和鮮花，在桌子上放滿了美味的食品，他們談論他們的計劃，談論在豐饒的收穫後所要做的事情；他們要築河堤，建築工廠，修一條新道路，辦一所新學校。

在他的「阿又」一詩裏，庫巴拉寫出了白俄羅斯青年代的命運。

當她搖搖她的小女兒阿又的時候，母親夢見了這孩子的將來。她的小孩要長大了，她要在漫長的冬季紡織，而在春日她可以「在偏門期待她的幸福了。」然而事情她所夢想的完全不同。當她的女孩長大了，她飛到野藍的天空中。她飛着飛着飛到鐘聲的茅舍上，繫着絲的降落傘落到草地上……

快樂的杜鵑在天歌唱，
欣悅地在歌聲中飛翔；
母親的渴望沒有落空
因為生活已沒有悲涼。

庫巴拉已經度過了五年的創作生活，他的創作力越發豐盛了。他創作了許多，並且還翻譯哥特式庚和革命前俄羅斯與烏克蘭詩人的作品。他熱心政治，並且在黨報文學界也是一個活躍的人物。

詩人正當壯年。他熱烈會生活的熱切辯護者了。他的才能將不停地以不竭的力量效忠於人民的。

旅途中

戈勇

當我跨過了山岡，

順着那微揚起黃塵的土道；

繼續着跨過我底行程，

在清涼的村店前，

一雙雙飽滿而乞憐的臉，

他引了。

——還是初次，也許是末次。

我遇到了這失伍的戰士，

這北方的農民做小手工藝者

「嘿！官長呵，同志呵，政治官呵，醫官呵！……」

「我是×師×團×營×連×排×班的」

「我隊伍是……」

「我與長待我……」

「我連長說……」

「我連長對我……」

「這北方人的話，

像個翻了的鉛字盤

像個丁果的蜂歌，

啾啾啾。

竟找不出那句話，找不出那個詞，

就先把他那生硬的詞句，

怎樣適合的訴述才好！

——不知人們是否有時會把這百私和殘酷的？

他告訴我：

那天來沒帶到一絲絲棉絮的某西；

整整的被飢寒熬了三個夜，

他賣去了身上最後可以剝去的衣服，

換得了牛餵。

他抱負了在戰線裏浸透過苦澀之了的兩眼，

跋涉了幾百里的路程。

投奔醫院去，

遺失了證明東西，不收容！

換原部隊去，

在一次戰鬥中，病得早讓他失掉聯絡，

他祇有在茫茫的道上踟躕，

或許在走不盡的路上，

才能換得他底接止！

但

當我答應了這個新識伙伴，

允許隨帶他一起行進，

在總檢起他底行狀時，

二流滑溜的漢，

已湧現在他底微顫的臉龐，

可是我再看他，

他又天真的笑了。

水不能讓我在記憶裏磨滅！

這

高高的個兒，

寬闊的肩

長形的臉

刻劃着一個北方人的真樸與豪邁，

從他底身上

我看到那遠方的風沙，

我嗅到那高原上寒風里發出的芳香，

在一截短促的途程中，

他始終顯露的跟隨着我，

帶又愉快的提起了他底

「勤運糧班」……

「他底連長說……」

「他底……」

他底全副戰鬥裝備。

新的電線桿·黃昏

蘇金傘

新的電線桿

涉過河流
踏過田野
跨過巖巖盤旋的高山
新的電線桿
平挽手兒
排成整齊的隊伍
走過來

白色的電線桿
映着如煙的朝色
映着平盪的綠野
映着燦爛的朝陽
多末新
多末生動呵
讓天地頓覺舞
在歡笑着

這一行白色的針脚
縫合了相距遙遠的地帶
貫穿了
從前是張盜匪流
現在仍熱車輪馳過的
荒僻的山野

於是人類的感情
在這中間融金滿
阻絕的官話
在這中間伊達衣
如火的命冷
在這中間傳播着

當我們的
無憂泉所淹沒
為山霧所充塞的
木然的耳朵
忽然聽到
帶着城市的溫暖
和生活的親切
和清新的感傷的
電話鈴叮叮嗚嗚時
該是多末歡欣與興奮呵

將來也許有一天：
由於電線桿的引導
人民用自己約體力
削平了山崗
填平了溝壑
修築一條坦闊的公路
一任最新型的汽車
在上面奔馳吧
所以這新的電線桿

又是新中國的觸覺
隨着牠的引伸
我們會走向強盛去的

涉過河流
踏過田野
新的電線桿
又手挽手兒
排成整齊的隊伍
爬上巖巖盤旋的高山
一直爬到天上

黃昏

落葉上的夕陽，
一筋斗，
跌在土色的蛙背上，
牛羊俱歸，
剩下青香，
在山脚下倦後。

黃昏的風，
雖然是柔軟的，
然而是有毒的，
像年老的蜘蛛脚，
一點任你就難以掙開，
而且用牠的細絲，

一層層纏繞，
然後在網角作為貯藏，
我便是這樣的一個俘虜，
而且快要窒息了。

我會站在塵埃的簾簾上，
目擊我的朋友，
被幾個來歷不明的人傾壓，
在黃昏中，
走過河橋，
不見了……

我會在低溫的芽含裏，
從微弱的窗光中，
望見一條欄杆上，
掛着一個婦人，
和兩個幼兒；
而另一個孩子，
在地下嗚咽着。

所以，
我香我的氣味
是惡劣的，
像臭豆腐，
一嗅便頭暈，
因此我憎惡黃昏，
想尋求逃離的方法。

年青人的影子

費寧嬰

一

太陽邊邊有出來
太陽把森林間的靈柩
變成紅炭
於是 那些唱着豪壯的歌的
那些硬朗地笑着的
行走在石橋上的年青人
更豪壯
更硬朗
更年青
而輕快地閃動着
撩過了澄澈的水面的
年青人的影子
也更輕快更澄澈了
是的，在如此光輝的年代
如此明淨的早晨
我們每個人都帶有着
一個點綴的影子呵

一一

當太陽紅着臉
攀上了雲塊的時候
我們也從屈曲的田徑
踏上了康莊的公路了

而我們的影子
却異常顯長的
走在我們的後面
它總要比我們更懶
它的心比我們更熱
因為在七點鐘前
我們必須到達七八里外
慶祝元旦大會的會場
在那裏 假如你遲到
幾分鐘 督着你的冷眼
便要變成幾萬支
使你無地容顏的冷箭呀

三

豎立在我們面前的旗桿
今朝為什麼格外顯得高呀
你看 它比太陽還要高
而我們底國旗
比搖搖的旗幟更要搖擺的
綠上去 綠上去
這時 平舉在帽左邊的
我們底右手
更堅定而有力
我們底眼睛
仰望着他
太陽

四

仰望着他
應和着悠揚的軍樂
我們底心
如被烈風的旗杆上再能
並交響着悠揚的音樂
太陽需要休息
今天它太疲倦了
然而我們還有工作
緊急集合的號音吹遍
大家要迅速歸隊
歌詠團的團員
到村上的民衆晚會表演
其餘的 一律參加
城里的提燈巡行
今晚大家可以安心
黑夜不會妨礙我們
我們底頭頂
有燈籠一樣的月亮
我們底手裏
有月亮一樣的燈籠
而且我們底心
也燃燒得像一團火呀
民國三十一年元旦在桂林

詩論八題

呂亮耕

一、詩與自然

詩與自然有着永遠糾纏不清的血統關係。觀察自然，描寫自然，差不多成了「往今來每一個詩人詩生活實踐中的必然課題。沒有懷疑，詩人必須向自然去討教，向自然去親熱，才能美化他的詩篇，也惟有如此才能豐富他的詩生活。如果詩的素材中擄獲了自然部份，那麼那末詩是屬於說理的，作官體的，都是乾燥無味的，就好像涸井缺乏泉源一般，而詩也不會使人讀後產生興奮澎湃和的美感了！

爲什麼歷來許多詩人的感情要寄托於自然？爲什麼說詞美人志士要托之於名花香草？爲什麼由國詩人陶潛、王維、蘇軾、蘇東坡、蘇子瞻、蘇子瞻等，爲什麼他們愛好着？此無他，是他們善於向自然擄獲珍貴的素材所致；抑且因善於描摹自然，遂得詩如畫，導引我們去和自然對面，而且不覺神往，回到自然的懷抱之前。

寫詩，誰首先都要注意這一點：就是如何專一地養成詩的印象。皮考克(Cooper)就會說：「詩的印象惟有從自然景物中最好接受！」我曾告訴初學寫詩的朋友，多各地和自然接近，把詩的功課先從「寫景」開始。因我始終認爲：一篇詩要使人們共感共賞，親切有味，就必須先求印象之完美描寫，使人們讀後能喚起一份意境。描寫自然，向自然界去擄獲素材，捕捉印象，實爲完整詩章之初步工夫。自然界是真是無窮盡的，我們去接近自然正是踏進詩的殿堂的初階呀！

二、詩的語言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語言是思想的服裝。而在詩的範圍裏更要求一種洗鍊的語言。而所謂「洗鍊」二字所包含的意義，我認爲應該是：新穎而不落俗套，能適合適地表達出我的思想和情緒；而不是怪僻晦澀，或使詩意含糊不清，忘却語言的自然節奏，而變成咬文嚼字——一切駢劣的風格，就是語言支吾，在詩中最忌犯此一毛病。新詩體都是如是。

彷彿記得蘇茨華士會說過這樣的話：「典型的作風應以自然的語言表達自然的思想。」他告訴我們不要咬文嚼字，徒然堆砌字藻以華麗的詞藻來文飾一切，而忘却了語言的第一要義：自然。

詩要求着洗鍊的語言，而洗鍊的語言即應該是很自然的語言。這所謂「自然的語言」，除去有格律的形式一點，它和我們的日常生活的語言更無區別。這自然的語言具有本色的美，因爲它不是矯揉造作的。

現在的新詩人注重「口語化」，就因爲「口語」是最自然的親切的，「口語」是沒有經過文字的隔閡（這自然是指游離語言的故國文字，尤其是辭體文和一切要不得的生硬的典故。）的一種最優美的語言，和我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與其我們忘記詩歌最初是來自民間，與其我們沒有忘記「三百篇」的好處，那就因爲這些都是村夫俗子勞動着荷鋤取耕時的自然吐露出來的歌聲，也就是當時的口語，而今我們還感覺得親切動人，優美無比！

關於詩的性質的討論，因口說無憑，且流傳的謠言甚多，故不在此討論。

三、詩的素描

我曾經有過這樣大膽的試驗：描寫都用描寫——描寫片斷的連綴而變成一首詩。當中不添雜一點抒情的成份——即白描化的風景詩。我又會這樣描寫：自然印象的描寫，只要手法高深，也未嘗不能打動讀者，使他從片段印象中感受到某種情感氣氛的快染。使人們情感受動自然風物的調度。

法國的高爾基詩人的作風，即係多重在外形的描寫，而內心却仍充滿了感情——它那抒情成份，差不多有似「隱花植物」般被暗藏起來，然而終於是要被發現、被接受，那麼詩的素描，外似鋪設意鏡，然而却仍包含著濃郁的抒情本質啊！

四、詩的韻脚

今天，我國舊詩中尚有韻脚的規定；然而在新詩中，韻脚差不多被消滅——隻想反叛而要妥棄了。這種新的法則已在新詩中被認為是束縛思想，妨礙了詩的藝術的獨立與發展，遂就韻脚，無異是削足適履，是極其愚笨的一宗作法！

今天，若有人再斤斤於推敲韻脚：或一二連韻；或二四間韻，或死填十四行，這種敲釘轉脚的做法，真無異使自己陷入一種機械的公式裏面，作繭自縛，永遠得不到一份擺脫。

密爾頓在「失樂園」的序裏說得好：「韻——並不是好詩的必要附件或真正裝飾，韻脚使詩人自苦自縛，不得不使許多要表現的東西走樣。」——這位大詩人的經驗之談，與德來登所說「與其遺漏了至美不如放鬆機械的法則，或竟打破它的意見正相吻合。英雄所見而聞的。

直到現在，還有人要求仔細講求韻脚，這為甚不肯放鬆韻脚吵吵鬧鬧，這種「迷信舊法」的優劣，是可笑，亦是可憐的。

五、詩的弊病

詩有兩種的野狐禪，歌德曾這樣的指出道：「其一——忽略了不可缺少的機械部份，以為他只要能顯示精神和感情便算已足；其又——想單用機械主義者來成詩人，以為用這方法立可成詩，用不着靈魂和實質。」這便足：前者是否定了技巧部份，也就是忽視了藝術的修養，以為只要憑藉題材便能達到他所要表現的思想境界，而遺棄了技術這一道橋——這道橋所要表現的事物境地的必須經歷的過程，主要的二段：後者是僅僅欲憑藉藝術手腕來打動讀者，有時因過份賣弄，翻成寫形式主義者，而忘却詩的主要因素。——真——的情感表達路，以形式決定內容的危險地步。這二者都不足為我們所取法，而應該徹底地改正過來！歌德慎重地指示給我們說：前者是大害藝術；後者則為大害自己！

六、詩與模仿

模仿是可怕的：往往因模仿他人而迷失自己，當心給前人的成法套住了。——所有我這話，都是指示我們在寫詩時的形式上的運用上的

快而確實。人們太容易接受別人的成規，而不知改變；陷前人的窠臼，終至被束縛住而不能自脫。——這是寫詩者的一份危險，我有過這樣的感覺，而且受過這樣的束縛之苦，我想起從前那種笨拙的做法，一成不變地拍合前人所定的傳統形式，終至失去了個性的發展，使詩靈汨沒，使詩的元氣消沉下去，完全失去了創造的愉快，那樣順從，陷彊，是多麼可怕的一宗形式上的桎梏啊！

雪萊在「詩的辯護」裏會說：「詩人的文學遵守一種規律的節奏，並且產生音響的關係。但詩人求其神韻上的和諧，却不應一定去把他的文字去拍合那種傳統的形式……每個大詩人的特殊聲調的組織必對前人的成法有所改革！」這是多麼高明的見解的吐屬啊，如果我們不要像直捷的軍隊一樣，對前人的規律形式亦步亦趨，那麼我們的詩作的精神骨氣才能發揚出來，因為詩的光輝固粹，情感洋溢，必先要從形式上的拘束解除，使詩的生命具有個性的創造性才得。

這使我再次回憶到賀敬西的話：「生命元氣因而變化是詩所發要的，新詩人並不僅在破壞舊的；和舊裏創造新的！」沒有創造，詩的生命是不會長久的。創造新形式，發揚詩生命，應該是我們追尋的一個最大目標！

七、詩與批評

「中國詩史」新第一卷第三期上，有李長之所作的一篇「新詩新話」，其中有一段這樣說：「有些詩人我不愛寫詩。林庚常說我：『你不是不能寫詩，你吃虧是弄抽氣理論太多了。不弄批評就好了！』這話到是真的，太分析了就不能含蓄，所以去詩日遠。」

這話似是而非，理由却說對了一半！弄理論，講分析，這形成一份「把毒藥分開得既精且美」的惡其固然不錯；而另外的一份毒藥，我却認爲是有關天分——即創造的才能的。

無事這個我們最好提出實例。像辜勒律惹，阿諾德，西門斯等，他們一樣是優秀文藝理論家，然而他們都是詩壇的名手，抽象理論之無礙於詩，灼然可見。爲什麼他們能够把似乎不能相容併存的兩種東西都弄起來，而且都弄得很好呢？是他們靈敏的智識不會與前向多方面去發展啊！這自然是天賦所賦，而不是人力所強求的。

有人悲哀自己的頭腦太機械了，思維太近分析了，遂無從去捕捉詩，這正是由於他的低能——由於想像力之不多，感情之虛浮，思想之僵化，以及作詩技巧上之多種缺陷。亦即

缺乏真正作詩人底必須具備的某種創造的才能所致。

八、詩的蛻變

任何事物，俱不斷在變：遞變不已，實孕育真理。詩亦如此，當體固有的形式與格律被當時人認爲不能合適地表現他的內心的思想情緒時，便是打破舊形式，創造新形式的時機。其變化的過程，其變化的階段亦可謂繁複矣：由三百篇一變而爲楚辭，由楚辭一變而爲漢魏賦，由賦一變而爲六朝駢體，由駢體一變而爲宋詞，由詞一變而爲元曲，由元曲一變而至於今日之新詩。這其間，不啻地「變」，不啻地「變」，我認爲都是氣數使然。——這就是說，人們要以一種新鮮的有刺激性的機械形式來幫助他發洩情緒的工具，因爲固有的形式已應我們感到壓制情緒或窒息情緒的發展不能再以運用了。賀敬西（Horace）說得好：「大約過了一百年模樣，詩的傳統裏就須要有一種變化的必要，否則詩的健康和滋養它的氣力就要衰敗；到了衰敗時，便有一種新的運動出現」。新詩到了現在已有二十多年歷史，但是還沒有一個正確合適的形式給人們運用。各是甚是，不過都「暗中摸索」了！如何創造新形式，正是目前詩歌工作者的一個努力追尋的目標，希望有個詩的蛻變帶來詩的新生！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二日，湘南。

讀詩雜記

張煌

一、語言文字的磨難

這是一個痛苦的發現，原來詩人用的文字和音樂家所用的音符待遇不同，一隻曲子可以走遍世界，讓各色各樣的民族唱出來不變音節，但是一首詩就想走遍中國，讓各省各地人民聽出來還不變其音節乃是不可能的事情。尤其中國的省份多，往往一個中國字它因了地點的不同，會有一百個相近或完全相反的發音代表它。我聽到過一位廣東朋友朗誦一首用北平話寫成的長詩，朗誦到半截他就停住了，他發覺我在發眉，因為我這生在北方住過北平的人聽出他是怎樣剝奪了一首詩的音樂性。後來我又聽一位廣東朋友朗誦一首用客家話寫成的抒情詩，那動人的音調使我連連讚美，後來我拿起來一讀，那位傲為欣賞者的廣東朋友竟馬上蹙起眉毛，他擺動兩手表示着謝絕，呵，這真是一種難言的悲苦，語言文字未能統一以前，那個詩人又能逃得脫這磨難！

二、論模倣與個人的才能

每一定也在痛惜：在我們這個國度裏，多數詩人都是太容易的達到死亡。其實禍患倒不在於他們的才賦缺乏，才能的天賦對於每個人實屬公平。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最容易死亡

的即是認爲寫詩最容易成功的。一首詩的生命得以永久，全靠詩人能否在暗中苦苦的爲自己鋪路，因爲就只有通過自己的道路，才能換得永生的門檻。如今一些詩人給自已闢出道路的還有幾人？太多的還是追隨者，在取巧上相當聰明，走着人家闢出的路子。不信嗎，事實的例子俯拾即是，目前正不知有多少詩人模倣着詩的散文美，有位過去自命中國梵樂希的跟我還算得上是個知己，而他的詩也變了調子，他也模倣着詩的散文美了，梵樂希主張的詩不具有散文的可毀滅性立刻變成了胡說。

沒有理由反對一個詩人愛好另外一個詩人的作品，甚至從另外一個詩人的作品中得到益處，人的智慧原是從種種啓示中開花的。然而我們得知道個人的醒覺遠高於外來的啓示，最是自己的才是最有價值的。頂好的作品可以放到又光下去我證明，顯得出來的全是詩人自己的血液。輸血別人的作品充實自己的作品健康，這病態無論如何不會持久的。四說到按心去做其其詩人第二的即或求得一時浮名，在浮名中又求得寫作的歡快，然而作品瀟灑了時間的細語，它原來是應該澀棄的渣滓。

所以我反對這種模倣風氣盛的模倣別人的作品。要求詩人們從自己的心弦上發出自己的聲音

：不然那又是誰的詩呢？誰的歌呢？除非那些操詩爲業的人（恕我不能稱他們爲詩人！）才存博學的博學不會波動時敢於操筆，學着別人的形式，模倣着最優美的情調吐出最壞的詩篇，不，虛情假意寫成的分行散文那裏能說得上是詩篇！詩的尊嚴在真，詩是詩人自己，詩人不能跳出自我尋得另外一個存在，除非詩人否定了自身，甘心將自己的才能埋入塵土。

（上文接第三十三面「旅途中」）

他更親切的跟我講述！

「他底家屋」

「他底兄弟行」

「他種地，他發財，他還會想攪磁茶杯。」

他說：

「將來一定要送你一張價值千元的老狐皮。」

「將來一定要備了上好酒菜請你在我家住上一年又半載。」

無盡的美麗懷想，

又從他單純的笑容里顯現了。

然而

就在第三天，

在途中

我是遺落了底底旅伴

我向遠方悵悵！

我向遠方悵悵！

也許在走不盡的路上，

他是會找得他的停止的！

哀歌

李雷

紀念一個戰死在汾河灣上的女同志

「假如我戰死」

同志

你不須流一滴眼淚，

值爲了紀念，

你可以給我寫一墓詩。」

一

今天，我回憶你墓上我少女的聖影，

一切流瀉的聲音和笑，

都還宛如從前，

而你的話，

已化爲一篇符咒式的預言。

誰教我如何能吝惜一顆哀傷的淚珠呢？

誰教那個騎馬過汾河來的戰士，

帶給我你長逝的消息？

但是呵，今天

我以巨痛唱哀歌，

可算就沒有一珠一滴的伴奏的淚點，

豈非那從塞北吹來的漢風，

把塞上的青草吹實，

吹秋實成霜，

也吹瀾我生命之源泉！

從此

我將以深心的悲痛奏哀歌，

歌唱我歌唱你，

爲祖國長逝的聖女，

也許這悲涼慷慨的歌聲，

能喚起我的眼淚，熱情和生命的閃爍。

二

是在一九三七年風日煦和的春天，

黃浦江灣上滿浮着帆，艇和漁船，

就在這海濱的異地，

我的眼前出現了你，一個生命的安琪，

以後你那明媚燦爛的聖影，

就永遠印刻在我的心中。

你那活潑的笑，

你那眼睛輝煌如星，

照澈了我生命的前程，

而你那少女聲響的音樂，

更使我的靈魂時時入夢。

你雖然具備着一切都市小姐的美麗和朝暉，
但在你的身上更飄散着草原的芬芳，
這使我以全部的熱情愛你。

我愛你，不獨愛你的表象，

尤其愛你的靈魂，

因爲從你靈魂深處，

所發出的語言，

是代表着被壓迫着憤怒的聲音。

我從那得到一個偉大的啓示，

並呼吸着你生命智慧的光輝；

但，我從不敢侵犯你的神聖，

我對你的感情，與其說愛，不如說是尊敬。

你正如同那踏向屠格涅夫寫的「門羅」旁的女

神，（註一）

一切吹拂着苦難的風霜和淚露，

都不能阻止你的足步；

紋刑架和死的陰影，

更不能嚇退你走向真理的信心。

你偕同着所有的同志

艱難地來往於北四川路，浦東，

有時，也到真如和大場附近，

在那竹林掩映的鄉村去宣傳和組織農民。

不止一次地你遭受着惡運的威脅，

黑暗的監牢和枷鎖，

都想要把你吞沒，

但是你的心志鋼鐵般堅定

而你的神采活潑健康

使人會悲傷

那如同一匹乳紅色的驕幼的駒馬，
嘶喘着馳過草地去迎接照耀新中國的太陽。

終於，祖國回來了。

我們的祖國

終於從一切被劫掠淫侮和毀滅的噩夢里甦醒，
涼涼地把蘆溝橋上的號砲吹來，
黃浦江也翻起血色波浪的虹彩。

那時這你說：「同志

我們將因工作離開。」

回答是「再會吧，朋友。」

我的心是強烈的激動戰勝了悲哀。

三

我們分散了，

一個月，兩個月

三個月過去，

我的眼裏都沒有浮現過你神聖的面影。

那時候：

我在前線服勞於戰事，

你在後方看護傷兵。

直到我行經蕪湖垂危之夜，

風濤滔天吹暗波，

大江兩岸映烽火，

彼時，我聽見許多男女同志

（不知你也在里邊。）

打滾宣傳的旗幟，

無助地佇立在寒風的江岸，

向着流連的江水長歌：

「娘呵，我做小鳥

回不了家！……」

帶着淒楚的心情，我從你身旁走過。

當你發現了我，

把我的兩手緊握，

臉上還掛着淚痕。

你我都知道：

言語並不能傾吐出

我們感情的無限。

那時，又因我疾往北去，你們往南，

讓我們邂逅相識

又離散，

工作不使我留戀。

又直到翌年三月，

真彷彿是夢里相會，

不期然會在汾河灘上重見。

而這次，你就留給我以永遠悲哀的印影，

從此如何美麗的歌曲和詩篇，

都不能喚起我生命的愉快，

也不能填補我靈魂的缺陷！

四

倒不是爲了紀念，

也不是爲了憂慮，

這祇能是我心底深痛的語言，

化爲哀歌的詩篇，

寄向你，我生命的安琪

永遠長眠的河邊。

念，我從南國歸來，

當時行色戰塵兩匆匆，

而塞北天空漠漠的涼風，

吹拂我灼熱的心情，

我惴惴過風陵渡口

過河東

又在那裏看見你，我的安琪，

你蒼鬱般的髮髻，

你輝明如星的眼睛，

和你桃杏花色的面影，

我當時懷疑這不是夢嗎？

是夢？——呵！又不似夢！

一功都不會改變，你如從前一般美麗，

相若舊紙一節：

先前你是穿着一身淺藍色的旗袍，

是一個枝葉青蔥的女郎，

如今却換上全副戎裝，

頸邊露出些紫色毛衣的領子環映你的眼圍，

你的身體在戰鬥中，

已生長得比從前更美麗更堅強。

這案上的遺書。

帶給我們愉快幸福和深情；
記得那一天薄暮，我送你去，
（又是我將西去，
你向東征。）

我們走向那俯着三晉雲山和龍慶的官邸。
伴隨我們祇有月光照路，
月光下麥田的綠苗整齊，
汾水河尚未解冰，

我們有時走在冰上，
傾聽那足下冰底的水流聲。

你向我說：「我們的革命，
要經過一個長期武裝鬥爭的過程，
才能看見新中國的前景。」
你又告訴我，你自己，
如何堅烈地愛好游擊戰爭。

這時光，我們已走近古堡，你們住紮的地方，
我們就停腳在路旁土丘上，
我今天還記得清楚：

那一座小小的土丘，
一棵柞樹，
和一輪輝映冰清的月亮，

我們相偎在路旁，
依靠在樹幹上，

這樣佇立許久，許久談話，
祇聽得呼吸聲息和心扉跳動的響聲。

然後，你說：「再見吧，同志！」

「別了同志，
祝你健康。」

我回答，把自己的手背高舉，
身子仍然倚靠在樹旁，

可是你走下幾步
急遽地回身，同時有一閃含笑的眼光

照射在我的心上，
如是你說：「假如我戰死，
同志，
你不須流一滴眼淚，
但爲了紀念

你可以給我寫一墓誌。」

是你已悟澈死生，
還是我愚頑不靈，

我麻木地倚靠在樹幹上，
望着你的笑，

聽見你的語言，
目送你最後消逝的戎裝的背影，
彷彿不能領會你的深意，
也不能回答半句，

祇是無聲地站着，我站成忘形。

五

人雖無情，但感情服從鬥爭，
正是無情勝有情，
別就別了，

你東征，我西行，
我們都爲了祖國

和社會的事業，
沈浸在戰鬥的行列里，
像浪花一樣被潮水推湧，
一年過去

你沒有消息；
二年過去了，
你的行蹤沉寂，

但是你的愛生機在我的心里，
不論工作如何疲倦，
「果然，我想到你了，我的心情，頓然

就像黎明初啓時的天雲從幽暗的大地飛起，
在大門上唱着讚美的歌曲。」（註二）
於是我的生命，
又充滿了青春愉快和戰鬥的力。

如是，我生活爲鬥爭

也時時在歌頌着幸福和生命，
而不自知我那被剝奪的安琪的靈影，
已喪逝在寒冷的塵土中，
那騎馬來的戰士呵

看他是很忠實：「他說，他說你
去年春天就死在汾河灣，
敵人的子彈是你的殺敵，
同志的淚雨是你的葬禮！」

同志，請你恕我

因爲此刻，我已淚下滄茫
當我又記起並悟澈
你的最後叮嚀

連那一座荒丘
和一輪明月
都是映照我們的死別。

呵，今天，我寫這篇篇，
不是爲了紀念，
更不是遵守你的遺言，

祇是爲自己的心靈，
經流於悲苦的風波，
不然我難天天唱着生命復活的歌，
又奈你長逝於祖國何！

一九四〇，二月三日。
註一：屠格涅夫寫的一篇歌頌革命的女性
的散文詩

註二：莎士比亞的詩句

縱橫的構圖

周爲

41

推測書上這般的寫着：
五大洋以太平洋爲最大，
他在亞細亞洲，大洋洲
和南美洲加洲的一抱中間。
每一天，在東西兩岸，
中國和美國
縱使了海風熱情的胸懷，
而澳大利亞帶一羣
像羊般的島嶼，在海原上遙望
亞細亞與阿美利加在自各海峽接吻。
在這中間，有一條美美的生命線，
我們現在試從香港數起，
東南走到新加坡和菲律賓
再經過滿島和中途島便是夏威夷，
再前去扣住黃金的美利堅，
還得再走二千零九十一哩。
站在這生命線的一邊，
日本是一隻貪婪的狼，
看齊中國——這大地的母親，
一面翻滾，一面睜着無聲的眼，
可是如果在歷史，

我們先該感謝英國人！
最初，他向我們貢獻了鴉片烟，
跟着又作別後來了大砲，
打開了我們幾千年古老的門，
於是我們被撕破了胸懷
給強姦了，
廈門、福州、寧波、上海和廣州。
我們打開了
一個又一個的自由市……
聽着中國還在昏睡裏過了半個世紀，
等到日本的戰艦打得遠東半島的水花飛濺，
又痛哭着送走了一顆明珠和一個愛子，
那是在南海口的台灣和在黃海長飲的朝鮮。
從此我們甚麼都埋藏了，
都讓你們帶走，只要你們能看見：
我們：
東北從鴨綠江長年沉碧的泥流，
西南到流自廣西的北崙河口，
五千九百四十哩的海岸，
連住了七省，成爲一個美姿的半圓形。

在這裏有無限的寶藏，
不但四萬萬人吃不盡用不盡，
就是再多四萬萬人也吃不盡用不盡。
如果挖出了山西省的煤，
讓全世界的爐子燒吧，
一百年也燒不了。
還有鐵，這資本主義的維他命，
我們一個大冶，就有一千七百萬噸的儲蓄。
需要鎊砂使鎊砂的身體堅實發光，
誰要那白得像珍珠的米，
江西廣東湖南，
珠江三角洲，
廣都都寫在世界第一位。
誰是飄洋過海的水手
誰都知道，一切無聊的怪獸
要裝飾他們
少不了中國的桐油。
還有就是那純真、樸實，
取也取不盡的人力，
那是發動一切的原子，
我們不但豐富，而且廉價得很……
我們看那：一條船是一河流水，

一輛車是一遺溝渠，
無論日本人，美國，法國和英國人：
都用中國人的血液來貫注。
就是那線在歐洲腳跟上的葡萄牙，
也從我們手上把澳門搶去……
於是，中國在太平洋的西岸天天叫苦。
均勢，共管和分割，聽你們在背上
割裂意識的地圖。

「九一八」是一個更大的恥辱的開始，
瀋陽城裏的一把火，
延燒了三千萬兄弟的家園。

那時候，在那個「國際花園」的B內瓦，
有一個分贖的地方招牌上寫着「國聯」。
我們想靠他，請他替我們出一口氣，
同時，那個可敬的史汀生，
從太平洋的彼岸

向遙遠的英國叫得力竭聲嘶。
結果在「國聯」出發的

是一隻悲哀的船，

向哭泣着的中國載來了一個李頓
載來了一個可笑的調查團。

後來，世界調查目錄上
添了一個調查報告書，

但日本人却笑李頓先生：
收回吧，你的白紙黑字！

就從那個時候起，
醜陋的日本人就已把英美的棋局看死。

我們不會數錢，
從那個時候起

有六個年頭，我們都在污辱裏偷偷地噴氣，
一直到了一個可紀念的夜裏，
盧溝橋上的一顆子彈，
才把舊的日子完全打碎！

而到現在，又已經是四年又六個月，
這些日子每一分鐘，甚至每

每一秒鐘都染着我們的血。

要使這偉大的中國屈服，
日本人第一次的誇口

只需要三十六小時，
但第三十七小時中國還吐着憤怒的槍聲，
於是他又盤算着中國的戰志

最遠走到北平為止；
可是事實是「八一三」上海又開了戰場，
比之「一二八」中國有更堅強的抵抗；

三個月後，冷風正吹着蘇州河，
她着着往南京去的弟兄倉忙地走過，
於是日本人的希望又寄託在南京的失陷，
但南京在血泊裏臥倒，
中國仍然打下去！

之後戰火又沿着長江捲上漢口，
在初霜的十月，
我們又離開了她

離開了豐腴無比的廣州……

從此敵人封鎖着我們的海岸，
鎖住了長江，珠江……
除了鐵路線，牠還佔有不少大城市……
可是從此我們和我們的敵人都明白：
這雖然不是中國的失敗的終結，
却是敵人失敗的開始。

一年，兩年，我們打下去，
首先叫我們相信了自己的力量，
我們用自己的血肉
磨光了世界人士的眼。

這期間，讓我記一下歐洲的事情。
要記歐洲，先得從西班牙說起，
西班牙，她是歐洲裙袂上的一
一朵瑰麗的鮮花，
那裏，天天有開啓智慧的海風，
每一個圓圓都有葡萄的眼睛在發亮，
每一個少女的眼睛都像葡萄一樣成熟，
像葡萄一樣，使朝拜的人迷醉……
但我愛她，並不是爲着這些可愛的事情，
我愛她，是因爲一個民主國家
將在她的熱情的撫育下增威。
可是當她剛從痛苦裏醒來，
希特拉和墨沙里尼
便來敲馬德里的城門。
於是她的人民用理想武裝了自己，
守衛着每一寸溫暖的土地。

那時候，蓬蓬的張伯倫先生，雖然不見得歡喜希特拉，但又不能不戰慄，對着西班牙的未來，於是便在希特拉的砲火之外，建築了一層不干涉的鐵環，於是人民的西班牙便給活活的益死。

飲過了西班牙的白酒，英國和使略者便做了奇怪的盟友，後來在慕尼黑他們作了一次漂亮的交易，變賣可怕的手，替捷克訂了一個賣身契。

跟着在一九三九年，波蘭又被囚禁在湯婆裏，結果是在張伯倫的援助下，假定的戰勝了德國。(註一)

在這些糾葛中間，蘇聯都是站在弱者的一邊；可是那些背向着人類未來的紳士們，却永遠把自己的法碼加在反動的秤盤上面。直到馬其諾防線向世界顯示了組織的落後，才知道這種秤盤壓着了自已，壓出可怕的血流。到了第三共和國被出賣的人民流着淚痛痛將軍們喊出了：「不要依賴國庫！」

不列顛便成了失去手足的盟友，氣喘着，氣喘着……然後在英倫海峽的霧幕下來計算自己的財產，預備一個最後也最可怕的大屠。

一九四一年有一件更驚人的事，希特拉的閃擊隊，飛機和坦克向着俄羅斯平原駛去，於是，迎着十月的寒霜，正義與陰謀，光明與黑暗，在歐洲開闢了一個典型的戰場。

從夏天到冬天，希特拉用了大砲一萬九千尊，坦克一萬五千輛，還付了一萬三千架飛機和二百萬可憐的軍命，暫時換得了一個基輔城。(註二)

莫看希特拉這個鬼樣子，不覺得鋪排，如果要預備一個不成功的典禮，我敢推荐他，讓世界的人請他設計：十一月間他還沒有望見那美麗的莫斯科，他就已經在德意志飯店，定製了在紅場上舉行閱兵典禮的制服。(註三)

就是在我們中國也有以三個月時間來賭莫斯科的所謂「專家」……

可是戰爭的故事，並不像那些人編得這樣容易。今年，斯摩棱斯克的雪花從十月就落起，從東北到西南，從芬蘭灣到黑海，雪花飄呀飄呀，一寸，一尺終於向世界宣告：凍結了，那艘從法蘭西的血海轉到白俄羅斯去的希特拉號！

我應該說一聲對不起，我雖然寫了兩個晚間，但，羅斯福總統的美利堅我還沒有提到你。

一提到美利堅誰不羨慕，他與黃金，快樂，豐富的生活……好像就是一件東西的許多不同的名字。自從在第一次歐洲大屠殺裏洗了手，二十四年來都平安地躺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彈簧椅裏，露着四面的茫茫天水。

你總想掩蓋眼睛和耳朵
逃避不可避免的戰鬥。

可是時辰鐘錶

仍是一分鐘等於六十秒，

六十分鐘為一個小時；

但發動機這奇怪的傢伙，

早改變了人類的時間觀念，

而驅逐機，轟炸機

那一天比一天更快的奔跑，

無時不在縮短世界的距離。

因此蘇盛頓的神經系統，

就不能不透到英倫海峽，

透到莫斯科，

透到我們的重慶去。

因此聽着地中海的

波瀾的海的

甚至中國海的砲聲，

白宮也就不敢吝惜警備的戰報，

因此美國才翻把自己白鐵的手

放進民主國家的兵工廠。

可是就在不久以前，

每天，在美國的海岸

還是開出着無數的日本船和英國船，

美國船像幾生子似的懸着一點點的東西

到中國，從漢口入口，

而日本船却天天向帝國主義鐵血

裝去馬艦，裝去糧，裝去精練的汽油……

美國啊！精神上和善良的人類斷絕，
肉體上和強盜作着買賣。

這些年來美國常常拋出一卷失了真的法寶，

那就是已經在太平洋浸壞了的九國公約，

有幾次同是對太平洋說話，

邱吉爾反比羅斯福說得更充實。

不嫌，美國也做了一些漂亮的事，

比方九月間，曾有不少油船

不管日本人的警告如何

吃飽了仍然是經過日本海

游向海參崴去。

但美國始終還是有點神經衰弱，

富哈立曼在克林姆官

與史大林討論着軍火援助的時候，

他還瘦着忘記提出好像「借款自由」這一類古

典的題目。（註四）

以日本帝國主義作悲劇的主人翁

ABCD

這文明劇場裏的幾個台柱，

可能串一齣從來未有的好戲。

這悲劇的主人翁在中國跑了四年

已經是筋疲力倦，

但我們這一齣的幕合，

却非要使他更快的跌倒。

在這一幕開幕之前，

一個日本的經紀人——

來栖先生他到了華府。

白宮裏的筵宴雖未見如何歡樂，

但先前這一幕就不能不宣告暫停排練。

於是大家都相傳：節目當然仍是悲劇，

但怕要移到中國，這演出的地點，

而且那悲劇的主角，以中國的呼聲為最高

可是中國呢，他自己並不恐懼！

世界上的人都眼巴巴地

看着這一齣滑稽的交易，

看着一個無賴和一個紳士

在作着無希望的商量，

兩家用不同的本錢：

一個用詭詐與欺騙，而另一個用的

却是無知和幻想。

十二月六日羅斯福先生

還同天皇寫了一個長函，

這些商業上的來往是我們雖然不能知道，

個無可憐憫的這充滿着情感，

看着牠，日本人一定可怕的笑臉，

因為後來的事實證明：

早在這戲心的情信發出以前，

日本人在馬尼拉，檀香山，星加坡……

安排好了單腳賭場的刀鎗與鐵釘。

十二月八日用轟炸機朝回國艦隊開火，

日本人應該又可作動笑了。大，因爲美國雖然提出過些微強硬的要求（註五）但美國原來是徒手的站在這些要求的後面。

這二次美國人付出的交際費我們真無法計算

英國爲着陪她

也付了「威爾斯親王」和「抗抵」

一共是六萬七千噸。

可是我會爲人類打這一仗算盤，

結果：美國和英國這一注本錢並不完全是浪費。

這一輪才把做梦的人打醒，

才把林白上校他們那石化的腦壳敲碎，

爲這一輪，歐洲和亞洲的戰爭，

還有，所有善良的人民，都得到親熱的攜手，

從此那一邊是希特拉，那美協的

意大利我們不要算的，

再加一個帝國主義的日本，

而這一邊第一還有從失敗裏長生的中國，

還有一個希特拉打不倒的蘇聯，

還有二十多個個個聯身的國家，

還有呻吟在黑暗下的巴爾幹

和貝魯出賣了的法蘭西……

凡是受光亮的人民都將站在我們這一邊，

在二十萬萬的人類中

我們至少有十五萬萬。

我們至少有百分之七十的歐洲和百分之八十的亞洲。

南美洲和北美洲我們可以說是全面！

我們怕甚麼？只要我們拉得緊，

不要讓興起的風沙埋了雙眼，

毀滅了十四個國家

納粹以爲自己是鐵，

可是再閃擊和發射吧，

蘇聯却是一重鋼鐵！

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國也並不看輕他自己，

可是到了一九三九年就不能不疲弱地

在中國的挖掘的土地上嘆氣。

如果算盤打得住，

日本的內閣就不必常常掉班主，

希特拉也不必要求戈培爾

如果他用坦克車和砲

建築的宮殿並不空虛。

所以我們要考慮的並不是打得過打不過的問題

要考慮的只是我們如何打下去！

八月間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首相，

在「奧格斯泰號」相會，

除了談美國和英國的命運，還花了

一些時間去談世界的未來

且爲世界未來，寫下了一些預約：

貿易，原料，相互平等待遇，

每個民族都自由，在一切的大洋與公海；

還要把侵略者的武裝完全廢下，

歐戰後的生活自由與平等……

一百幾十年來

爲人類未來而定的計劃真不能算不多。

不獨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首相曾經談，

張伯倫和貝當他們我想也不只一次的同世界說

過。

不獨是那些政治家外交家，

就是羅馬教庭的主教也會爲人類未來而祈禱

……

這些聲音響在世界上像閉着留聲機，

而唱了又唱的唱片，最常見的是「正義」和「

人道」。

可是不管這些歌唱得怎樣，

畢索里尼還是向着阿比西尼亞

把「文明」不斷的發射進去；

日本帝國主義帶着「人口論」，

一次又一次到中國撒佈死亡的種子；

希特拉更演出了不少驚人的傑作，

無論「開場白」或者「本事」上寫的都是「大

日爾曼主義」。

如果仁慈有用，

一本聖經就可以救起世界。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一開始便有人後悔：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沒有把德國完全打毀。

其實德國是給打毀了的，不過不是

威廉二世的德意志而是人民的德意志。

第一次戰爭俄羅斯也被打毀了的
但其實被打毀的並不是俄羅斯而是沙皇的統治！

二十四年的時間不能算短也不能算長，
可是在那兩個不同的地方
結果是非常的明朗：
那一邊

說起來也不是沒有
世界知名的地方，
有些就連小學生也知道，
比方那牌子最老的克羅伯礦廠，
那邊有不少世界上
最精巧的機器，

所出產的軍械都可以拿去和人家比賽
無論它們的量和它們的質。
只是有兩種機器那邊十分缺乏，
一種是製造牛油
另一種是製造麵包的。

此外還有一種著名的出品，
牠們的商標
是一個卍字，
而原料

是「我的奮鬥」和「國社主義」，
只是在出口貿易上情形不大好，
除了德國商店：
佛朗哥，日本帝國和意大利，
第一種東西叫做葡萄酒。

牠們躲在地板底下

又眼晶晶的看穿牆壁每一個窗戶，
要笑要哭都要有一個樣式，
尤其不能提起自由與俄國。
希特拉，戈林，里賓特洛甫……
那些老板們日以繼夜地忙著，
算盤打了又打

題目換了又換，
而事情只有一項
為人類死亡編製預算。
而這一邊，人民在血泊裏跑步，
起來，臥倒，臥倒了又重新起來，
那時候誰不裂開乾裂的口

看着那奇怪的人一邊在思索着
停工重工業，而手裏只有
半塊吃不飽的饅頭。
第一個五年計劃

把一萬七千萬人的需要都寫上去，
這大膽又引起了不少近視的人的駭笑，
只是一年，一年，
電力，化學，煤礦石油和糧食
都按時到計劃上來報到。

從瓦爾威丘陵流出的森伯河，
他的時鐘立起了一個水力發電廠，
每天，牠有着無數的穀物
來自「歐洲大穀倉」，牠想想俄羅斯的歷史
再推換一下自己那鋼鐵的身軀
然後以發火的熱情噴出：

「誰說俄羅斯是農業的？」

接着是第二個五年計劃
又接着是第三個五年計劃，
每一年，檢在紅場上檢閱紅軍
史大林檢閱
鋼鐵、冶金、電氣、紡絲和糧食……
一切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

牠們都在一些簡明的圖表上列着隊，
在每一個名字的後面，一年比一年，
都增加了數字的裝飾。
無論是苔原區針葉和闊葉森林區，
黑土區和東南草原地，
陽光都照着每個農場的村舍，
無數的圓碟筆架翻了

古舊的泥土和古舊的時代
人類用優越的政治指揮着優越的技術
解決了生產方法的以後，
閃光在犁尖上的草叉上的
再不是酸苦的眼淚，
而是從心底湧出的明朗的歡笑，
在每一個工廠和每一個農場，
勞動再不是奴隸的苦役

而是神聖而愉快的工作。
文化和娛樂再不是少數人的私產
而是大多數人底精神的糧食，
在終年積雪的北極有不少英雄在工作着，
一個光明的理想把人類約刀斧

從向人類自身揮舞轉到與沉默的自然搏擊，

在那裏生活的最高意趣是責任和工作，在那裏每一個日子都充滿着平和與愉快，在那裏陽光照得比甚麼地方都要亮，歌聲唱得比甚麼地方都要響。

這些事實都說明了一部歷史，也完成了一個歷史的諷刺：

希特拉多少次塗污了蘇聯的面孔，舉出來向所有的胆小的國家嚇唬，

因此得了不少時間和便利去磨練牠的利爪，等到他把猙獰的面目露出來

大家才願意知道事實原來如此，

才有人敢想如果不把人民的德國塗死，

二十四年來人類該可以少流不少的血，這二十四年的歷史，

現在都應該拿出來想想，

歷史是殘酷的而真理更殘酷，

無論你愛牠或怕牠，

牠每天指示着地球的去向：

這一次戰爭的結果，

不獨是希特拉墨索里尼

和日本帝國主義的臥倒，

我們的旗幟上寫的是正義，

我們的刀劍所維護的是所有善良的人類，

巴爾幹無饑的要給他釋放，

沿着波斯灣到阿剌伯海

那些饑餓歐戰和輝加本尼的虔信者，

和那些終年被太陽炙黑了的男子，

也要選他一個獨立的人格；

那些飄零在太平洋上的島嶼，

必須由他們自己選擇去處；

那為赤道所橫斷的「黑暗大陸」(註六)

那「黃金海岸」該再不是「奴隸海岸」，

那些名貴的象牙名貴的金剛石，還有生命

那要該那等於中國三分之一的人口

讓他們自己作主……

這一次戰爭，流的是人民的血，

每一個國家都該跟着他的人民的意志走，

每一個人民都有他起碼的希望：

麵包，工作和文化，和培育這鮮花的

土地和肥料；和平與自由。

誰是世界的國家的建築師，

誰都要把這些組織在他的圖樣裏。

至於我們中國，

在這千多個火與血的日子，

筋骨已磨得堅韌眼晴已磨得雪亮，

中國有資格向世界

要一個他應得的位置。

中國要求於這一次戰爭的

並不是幾條破舊的戰艦

和在另一些國家的賣身契約上簽字，

中國所要求的

是打碎自己的身體上

那大和小的所有的枷鎖！

一百年只是一個世紀，

但中國生死掙扎已經不止一次。

一百年前中國的血第一次被殺破，

一百年後的今日中國要有一個新的開始！

我們要用十年，廿年，

用四萬七千萬雙勤勞的手，

便一千一百七十七萬公里

每一個角落都開遍榮然的花朵。

從世界的屋脊向東走去，

崑崙山，泰山……

每一條山脈是一個寶貴的瓦頂，

鴨咀鋤和雷火鑽

在古舊的地層裏歌唱，

那些煤、鐵、金、銀每一天

從最黑暗的地方被送到

最光明的世界！

縱橫的河流是縱橫的血脈，

向着太平洋印度洋和貝加爾，

載去了文化也載來了文化

水流不到的地方我們有

蛛網似的鐵路和公路

或者用藍空作軌道的飛機達到牠，

東南望不盡的太平洋，

米麥鋪滿了每一個成熟的手節，

撒種機，割稻機

一年比一年有更多的出現，

替代了手工業的和個人的生產的

是集體的和機器生產。

星期日以外的每一個清早，
有十萬二十萬支燭與燈籠。

閉着休息的時間有為大眾而設的
公園，戲院，體育場和圖書館……

農業和工業成了最親厚的兄弟，
工作和快樂是分不開的孿生子。

那時候，離馬利湖非爾士遠去一望，
都見到中國這地方滿是陽光閃亮。

那時候，全世界天天都傾聽着
中國的聲音：

Y G O A
中國中央廣播電台
每天把新中國播講。

三一，一，十一，初稿於桂林寓所。
附註

(一) 在被德軍佔領以後，張伯倫在
國會演說，他要求議員們必須假定是波蘭屈服
了德軍。

(二) 莫斯科十二月十五日(青年)中央
路地報：蘇聯情報部宣佈：德軍五月來之軍
械損失，計為大約一萬九千尊，坦克車一萬五
千輛，飛機一萬三千架。上項數字未包括十一
月至十二月之統計。

(三) 見愛倫堡「克哩！克哩」一文，載
去年十一月十七日桂林大公報「文藝」。

(四) 去年九月末十月端，美英蘇曾在莫
斯科舉行了一個三國會談，討論英美軍火援蘇
問題。美代表團團長哈立曼曾發表表示，信教
自由亦曾向蘇聯提出討論。

(五) 十一月二十七日(去年)中央社合
衆報：勃爾文件……其中要求：一、日本立
即脫離其與軸心之關係；二、自願撤兵；三、
停止支持「汪組織」。衆認乃美國對日之重與
之最後通牒。

(六) 阿非利加洲因為以地開發最遲，有
「黑暗大陸」之稱。又有「黃金海岸」，「殼
物海岸」，「象牙海岸」等名字，都是以前航
海者以他的出產命名的。還有「奴隸海岸」，
是以前販運黑奴出口的海岸。

抒情二章

羅 詞

一，

春二月
冰雪像晚曉的老太婆
依舊緊緊擁抱着大地
一羣啾啾的雲雀
在青色的天空
穿過白雲
還擁着向遠方飛去
就有一股溫暖的水流
從人們心上掠過

但打着赤腳
用嘶啞的喉嚨召喚着春天
從堅冷的土地上走過
為奔赴理想而奮鬥的人們
乃是傾心自由底更真實的象徵

我與大聲讚美
你為真理而擔任犧牲的兄弟

二，

我正浸沉在情熱的憧憬裏

我與突然地
健壯地抱住他
一直整眼淚流下來
從我笑眼睜不開的眼睛裏
假如我碰一個如此搖擺的人
以至我要吻遍他每一個衣服上的窟窿

然後，誠哀求他
讓他一同去
去那遠方……

一九四二，二月。

島國的世紀夢

樓樓

浪浪的珠江的尾端，
纏繞着盤伏的九龍，
帶了千萬年，
吐一顆明珠在海上，
浮着三十三顆大泡沫，（註一）
繞一串星球的系列。

牠也許是珊瑚銀火的，
從海底浮上海，
愛甚陽光；
牠也許是星球底一隻眼睛，
愛上了藍眼窩，
飛來海上。

西方的遊客說，
牠是東方的威爾斯，
西方的戰略家說，
牠是東方的馬爾泰。

是威爾斯麼，
是馬爾泰麼，

牠是火星，是火球，
在烈燄的燃燒中。

牠是龐龐窟，
罪惡的淵藪，
牠是罪惡的火山，
牠的爆發也是罪惡的。

而罪惡的縱火者，
在笑，在躊躇，
踽踽在爆發的火山口。

時間的梭杆，
流織了海島的新裝，
倒流的年光，
篩出牠赤裸的純樸。

在一個世紀前，
牠是荒蕪的島，
海上漁人的懸帶，
海盜出沒的巢穴。

海上是寂寞的，
藍天夜夜的繁星，
在靜靜煎海，
椰樹煎海。

於是海做着美麗的夢！
要把海裏的明珠

串織在島上，
誇示閃耀的夜藍天。

於是一個故事，
浮起了海島的夢。

遙遠的海外，
有「紅毛香」，
他們愛海，愛島，
愛海邊的珠貝。

有一天，
一艘駁船停在
平靜的海島邊，

一隻小汽艇
載來幾個「紅毛香」，
（眼睛藍得像海）
攜着一桶槍
和一匹小半似的大狼狗。

島邊的一架漁艇上，
一個年輕的藍家女，
搖着槳棹，
一條大辮子也在搖着，
像一枝槳棹。

「哈囉，小姑娘，」
「紅毛香」向她招手，
閃着他底藍得像海的眼睛
「你帶我到島上去吧，
到最高的山頂去吧，
我會給你光洋。」

藍家女扭扭着，
望着她的老娘，
娘底心正閃花在
光洋的眩耀下，

眉開眼笑地
望着「紅毛香」：

「只怕她年輕不懂事，
大人，但她可是怪伶俐的，
她的名字叫香姑，
她頑皮得像海浪。」

於是香姑怯生生地
帶着陌生的「紅毛香」，
踏着荆棘，
踏着沒人走過的路，
爬上山。

「紅毛香」拿了望遠鏡，
(他們告訴香姑他是多靈鏡)
眺望着九龍的山巒，
和週圍珍珠似的島嶼，
而且還用紙和筆
把地形描了圖樣。

「紅毛香」笑着問她：
「你的名字叫香姑，
我就把這地方叫香港，
你說怎麼樣？」

「哎喲，這可不好，
香姑的大辮子一搖，

「我的名字並不香，
怎好讓人家掛在嘴上。」

「紅毛香」格格地笑：
「你真可愛，香姑，
我偏叫他做香港，
他的名字是定了。」(註二)

就在一八四一年
一月廿六日的早上，
英國的海軍，
在赤柱登陸了。
八時十五分，
高高的山頂上，
大英帝國的旗子在飄揚。

四

憂鬱的夢，
開花在海上，
憂鬱的夢，
開花在大地上，
憂鬱的夢，
開花古老的土地上。

海上飛來了砲彈，
海上飛來了邊警：
戰爭！戰爭！
鴉片戰爭！

古老國家底夢，
於是更憂鬱了：

香港，九龍的明珠，
給變得珍惜牠的人
拾去了，捨去了

珠江在哭泣，
九龍也在哭泣，
海是一把飛來的鋼劍，
割去珠江口邊的珍珠。

九龍的孤城上，
也拔去了漢家的旗幟，
宋皇台上的孤魂，
夜夜嗚咽着控訴的潮語

忠貞的宋皇台呵，
六百五十九年前，
蒙古權子的胡騎，
被過了長江，
誰甘心把江山拱手讓與人？

大宋的國璽，
於是逃亡到海上。(註三)

甯願江山沉淪，
不願再見異族的旗幟
飄揚在漢家土上——
但九龍城上飄揚的

已不再是漢家的旗幟了。

五

島南的香港仔(註四)，
漁人聚居的村落，
燦爛的花瓣，
從此墜落在海底，

山是這麼高，
海是這麼深，
繁華夢的根柱，
像海艇上的桅燈，
在浪裏沉落又浮起。

脾脫着海的柔脂，
海的幽歌，
以海洋鍊就了
鋼筋鋼骨的水成岩，
燃着鋼鐵的胸膛。

新主人底眼睛，
掃瑰奇的圖樣在石崖上，
鋼鐵的齒嘴，
啄向岩石底胸膛。

岩石底窟相枯萎了，
膠質粉的潮沙瘦損了肌膚。

於是岩石底筋骨，
架起了海市蜃樓，
黃昏的海濱，
從此笙歌處處。

海角的紅樓，
像五月的荔枝
燦爛了圓圃，
開花結實在海濱，
蔓延到山坡上。

鑿石，鋪石，砌石，
千點千點的石聲，
伴奏海潮的呻吟。

於是天上的繁星
飛來棲止於島上，
荒蕪的島國，
申設了千萬點的繁星。

六

千里萬里外的商船，
像朝香客聞風蒞止，
載來了閃眼的珍奇，
載走了珠江長江流域的珠貝。

歐風風雨的氣象台，
聳立在小島上。

他又測量着
新帝國底饑餓的容量
和古國珍珠的寶藏。

洋槍，洋砲，
機器，商品，
漫天遍海地向東流，
原料，珍珠，
浩浩蕩蕩地朝西流。

東方的威爾斯呵，
古國珍品的收羅站，
喧嘩秋海棠葉的鴉嘴，
烹鐵蚊，烹鐵古龍的盤結，

冒險家的梁山泊，
東西遊僧的歇腳店，
屠戮睡獅的指揮台，
預謀條約的參謀塔。

他是無稅港，
他是漏底洞，
廣九鐵路像油管，
一滴血，一滴脂膏，
涓涓地滴落海，
點燃了不夜的繁燈。

於是，繁星綴起了

一個強悍的故事。

七

一九二五年，
黃浦灘上五的風潮，
滄紅南國的劫掠與，
中國人不願永遠做羔羊。

就是羔羊吧，
也有長太的時候
——牠有角。

每一匹羔羊，
都舉起了角，
在十字街頭
排了角的行列。

反抗，反抗，
羔羊不再低頭，
羊的夢終而醒了：
香港大罷工！
喊出了歷史底聲音。

海上的明珠黯淡了，
沒有光，沒有亮，
一座死寂的冰山。

輪船，電車，巴士，

一堆一列黑色的棺木，
駕駛者都戴着手，
投給舊情人冰冷的一管，
「你從此腐爛了吧！」

南方的不凍港
凝結了冰山，
漁艇空空的
不再張撒漁網。

水門汀地下鎗火，
燃燒了烈燄，
火舌衝出水門汀的堅殼，
要衝坍紅樓的高牆。

海底夢開花在珊瑚上
海底夢開花在冰山上。

八

血的浪潮低落時，
憂鬱的故事
煎血寫在憂鬱的海上。

秩序回復了，
一個季節的循環，
暖室裏的陰謀，
拔去了羔羊的角。

高樓上的威士忌，
在夜光杯裏環顧盞盞，
繁星又閃耀在島上，
矚睜着新的仇恨
與新的陰謀。

從前，英國人對香港
都這般歡氣：

(You Go to Hong Kong for me)

而現在呵，
牠卻閃着誘人的眼瞳。

牠是人間的珍珠塔，
塵世的水晶宮，
柔軟的海的胸脯上的
一個璀璨的乳峯。

九

經濟蕭條的狂風，
從大西洋捲來了島上，
萬商擱棄的花枝，
於是枯萎了，凋零了。

工廠的煙囪，
停止了呼吸，
樓房空寂寂的
像失去了蜂窠的蜂巢。

而失巢的蜂窠呵，
卻顯露在垃圾堆旁，
明淨的天空，
靜靜流淌明淨的日子

北國的戰鬥起來了，
黃浦江上的血腥風，
捲去了島國的蕭條。

繁華又措亮了，
島上的繁星，
像風情的老女人
俏笑於濃抹的脂粉裏。

十

古國的烽火，
燃燒了千里萬里，
金融界的巨頭，
十里洋場的買辦，
歷歷十萬貫的
總官顯官的家人，
都遠遠投奔烽火下的桃源。

北平，天津，上海，
南京，廣州，
消滅了，乾癟了，

讓烽火燃燒枯脆們的骸骨吧，
南方的小島上，
有失巢的燕子底新居。

逃亡人底歡笑，
伴奏着跳舞廳的音樂，
逃亡人底眼淚，
激起了島邊的海浪。

而失去了家的逃亡家，
也選擇了不合他們身份的小島，
於是海島像一個
懷胎十月的孕婦，
居民擠腫了牠的大肚子。

五步一樓

十步一間的學校
貼上了買賣文憑的商標，
股票的交易所，
金融的投機市場，
高等難民的鞋底，
磨損了閃光的門檻。

十一

隨從歡躍下逃生的婦女羣，
卻以非現代化的設備，
從事於最原始的經營。

賭博場，導遊社，
戲院，酒家，
灣仔，鐘樓道，
和彌敦道的騎樓下，
晚晚招徠着一宿的情人。

肉慾是火坑，
肉慾是天堂，
天天爭插酒樓上，
俏媚的角逐，
假情的戰場。

而英、美、日各門的水兵，
早就在演習
幕前幕後的接防了。

荒淫堆砌的小島，
罪惡浮上塵星嶺，
看新聞紙上的報道吧：
「香港婦女突破了十萬！」

十二

而出賣靈魂的人們，
也經營着交易市場，
造謠，侮罵，行刺，
與張羅着桃色的網。
以隨價擺賣祖國的

也標出了價錢，
和實徑結一樣的
到處兜攬着情人。

個個，第五縱隊，
挖下了狡猾的陷阱，
陰謀毒箭的網眼，
如在地場燦爛的葵蘭子（註五）。

白晝的繁街上，
強人撕毀了法網，
印度的紅頭阿三，
搖搖頭，瞋上眼睛，
他猜不盡島國的謎。

一分鐘前
經紀場上的英雄，
以安眠藥結束
那幻滅的生命，
幽樣的，幽海的，
就笑人生的遊戲場呵！

星海島依然是溫柔的，
雙星嶺上酸澀裏的眼睛，
歐黃燈十字街頭的花卉，
潮圍圍設計的新奇，
潮從古樹的遺果下

飛來醉飲的燕子，
也翅翔於
孤光燈下的碧樹裏。

八個月的暑季，
荔枝角，七姊妹，
海上的柔波，
泛泛着千百隻鷺鷥。

而陽光下的淺水灣，
那人世間的天堂呵，
華夏的舞廳，
人聞高貴的步武，
蹣跚着軟軟的步容

沙田的禪院，
青山的杯洗岩，
侯王廟的潛龍，（註六）
山頂纜車的扶搖，（註七）
桃源裏的桃源。

是將鑽石與然
迷說了劍鏢，
爬登山嶺了（註八）
是暴風雨突然
動了千里形思。

捲回故園？（註九）
惡惡的烽火
燃燒在距離的島上，
桃源的甯靜

一九四一年的
十二月八日的早上，
太平洋東海的鯨魚，
張開了噬吞島國的大口，
掀騰起海上的巨浪。

島國被封鎖了，
砲彈，炸彈，
在空中，在海上，
找尋着入的靶子。

百多萬的軍衆，
囚在籠中的雞狗，
怒吼着，咆哮着，
怒而被狠狠地鞭撻了。

鯉魚門，荷笠灣，
銅鑼灣，堅尼地城，
跑馬地和摩星嶺，
一萬五千的守軍，
堵着四萬五千的強敵。

一十九天的血濺，
開夾了東方馬爾泰的戰場。

黯淡了，九龍吐的明珠，
燬毀了的火山，
煙滅了的烽燧，
你說後世的島國呵：

一百年的榮辱
埋葬在火山口，
一百年的浮沉
凝結在冰山上。

但太平洋依然是洶湧的，
那高高的無邊的浪
正掀揚着雲天，
看三島的堤防怎樣崩塌吧。

那一系列的星球
拱衛下的明珠，
曾經埋葬過
幾個愛戀的故事，
將會標識烽火者
憂鬱的收場。

而那焚伏了千萬年的九龍，
將在激浪裏翻一個更大的浪。

十三

十四

十五

孩子與駕駛員

Y·庫巴拉作
李 蕙譯

請帶着我，勇敢的駕駛員嗎，
飛翔到蘇聯國旗飄揚的角落；
你說我害怕嗎？請試飛一下吧，
在夢中，我曾飛翔過。

她告訴過我，她，我的媽媽，
明秋我就八歲了。
你也許以為八歲並不算大嗎？
但是有人說我就會成年。

房舍和玩具使我厭倦，
時光沉重地懸在我的雙肩；
我甯願帶着翅膀飛翔，
飛到無人跡的遠方。

駕駛員嗎，那末請不要拒絕我的希望，
當你再一次飛到天上，
因為我想要在月中追尋老叟，
隨着野獸走到牠們的穴邊。

羣星在蔚藍的天空中閃光
到白日牠們就隱匿不見，
河水無休止地流淌，
彎曲地向海洋奔放。

就看一下那大海洋，
遙望着那舟行的航線；
穩定而正確地飛翔，
一直飛到克里米林的頂上。

於是從閃着微光的蒼空，
我將向全世界呼喊：
「早安，我們親愛的領袖，
請從空中接受我們的問安。」

再飛過了我們蘇維埃的曠野，
也飛過了那自由的草原，
駕駛員嗎，那末，請帶着我，
一定不會使你冒險，
當你同我在飛機上。

黯淡的明珠再亮時，
舊歲陳年夢也醒透了。

向寒天呼喊吧，
向海濤奔騰吧，
向地球狂吼吧，
復仇！復仇！
復仇！復仇！
煎盡百年的私辱，
宋皇台上的國魂呵！

一九四一年除夕於桂林
註一：香港九龍附近共有三十三個島嶼。

註二：這個故事流行在香港的民間，但有些部份是作者的想像。
註三：一二八二年（元十九年）宋帝昀南渡時，曾一度登臨九龍城沿海的官富山石岩中，後人稱為宋皇台。宋皇再由此航行至崖門失墜，宋代遂傾。

註四：最初香港聚落處，為香港仔，本為漁村。
註五：葵蘭子，為八仙花屬，色分赤紅紫以及淡藍等，六月為開放期，升旗山頂及西高嶺最多。
註六：侯王為楊國舅亮節，護宋帝南渡，死於九龍，商人建廟祀之，在九龍城西，香火甚盛。

註七：山頂纜車用電行駛。
註八：鐘石在升旗山頂北之無線電台下，俗傳此石每年爬高一粒米位，倘至頂，香港則陸沉，故鎮以鐵鏈。
註九：香港每年有颶風襲擊。

袴中的雲

蘇聯 Y. 馬雅可夫斯基
林 嘯 譯

無情而冷酷的我，要做麼嚙誰
你們，懷奧能待役輪在油膩的輪椅上
在泥池的腦子裏的虛幻的思想，
滲透着心血的抹布。

把你們的愛及上梵陀鈴吧。
狂徒是把愛放在大鼓上的。
但你們既擊了嘴，
決不能使我一樣的吶喊！

——愛大空一樣我變了腦子——
從肉體中迸出怒吼？
還是
不是一個漢子，像一朵袴中的雲，
規矩而本分？

我的靈魂沒一根灰色的毛，
也沒有一絲古舊的柔毫！

你們在切裏練吧
天仙黨文質彬彬的官太太，
穿着麻紗的衣衫走出客廳來。

聽我的嗓子喊遍世界
前進——美聯的，
二十二歲的我。

靈這位太太輕輕的啓齒
却傾吐下神翻開了食譜。

莫相信開花的父惡之神！
我還能再求崇讓
像醫院一樣，永遠睡覺的男子，
和格魯一樣，靈貼溫存的女人。

高雅的人們

你們愛那一樣

本刊為「長詩專號」敬告讀者

本刊第十期擬出「長詩專號」，這是廿多個頗有重量的詩集的合刊，約二萬行（計四十萬字），精印二百餘頁，封面改用重磅書面皮紙，校對謹慎，絕少錯誤，務使讀者等於購買廿多冊好詩集，且預約定價每本祇售六元，平均每個詩集還不到國幣三角，各地讀者最好請直接預先定閱，並且享有下例諸種便利：一、免得將來刊印單行本時，各本定價均非二三元不可。二、不使遠地書店增價過昂。三、出版時最先掛號寄上。四、物價再漲時，預定戶概不加價。五、因該期成本太大，印數不多，在遠地書店，恐難購得。

